



燭火  
第二期

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

本期封面蒙梁任公先生題字，我們非常感謝。

—— 曦社同人 ——

# 燭火第二期目錄

鄉間的回憶(小說).....	先艾
母親的心(小說).....	仲剛
車站之原(小說).....	趙景深
且下舍人的英雄(小說).....	良慶譯
詩:	
小魚.....	心華
時間的過去.....	心華
月兒的伴侶.....	心華
痛史.....	心華
過活.....	心華
請莫寫罷.....	心華

燭火

相贈.....	篤周
現在.....	篤周
送終.....	覓車
擾.....	覓車
小詩.....	復仁
春柳.....	復仁
靜默.....	復仁
歸途.....	復仁
榆葉梅.....	逸
私生子(戲劇).....	仲剛
夜來香的復活(童話).....	大柘



1975640

目錄

兩個乞食(小說).....	洪櫻楸譯
潛變(小說).....	聖希
月夜(小說).....	先艾
詩.....	
缺陷.....	趙景深
題焦菊隱『蝶心』詩集.....	趙景深
西沽桃林.....	趙景深
船上.....	趙景深
冥想.....	胡頌白
題像並留別大柵.....	白蘅
上帝的賜與.....	一葦
默然.....	伯農

---

苦笑.....	伯農
燕子.....	強身
二闌舟中.....	先艾
春來了.....	勞山
契闊(戲劇).....	韻寰
冷箭(長詩).....	大柵
愛與憎(童話).....	大柵
寂寞(小說).....	曹智宣
在石景山(文—信札).....	T
編輯餘談.....	仲剛
社員消息.....	大柵

## ⊕ 鄉間的回憶

先 艾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倒在牀上睡去，醒來太陽已經落坡了。腦筋昏沉沉的，眼睛也極朦朧，打了幾個呵欠，才站起身來。弟弟正在棹上，擺着一本童話，仔細的看；晶瑩的小眼，端端正正釘在書上，不轉瞬一下，很專心致志的樣子。我不願打斷他濃厚的趣味，就信步出門往墓地旁的森林叢中走去。潺潺的水聲，在左側下方作響；這原是邨中的小河呵！我連跳帶竄跑下去，一直到河邊才停住。沿岸都是青草；幾株楊柳在岸的兩側拂着枝兒，不曉得伊們是樂還是悲呢？河水仍發出聲音，向下流着，因水的澄清與河的淺狹，底下的碎石泥沙，都看得清楚而且明朗了。南面一行長的跳磴，用紅砂石造成；半截浸在水中，半截露在水面；過河的人，這便是他們的橋樑了。

燧 火

。這樣的橋，我過得很快；總是三步拼成兩步走；他并且還是我和華兄的賽跑場呢。母親，胆小的母親，每每走到跳磴的中央，看見河水迅速的流動：眼就花了，腳就軟了，覺得跳磴也動搖而且要倒塌；不由心裏便害怕起來。於是反倒向來路跑回去了。我家的嫂子，姊妹們，都是這樣嬌貴而胆小的人。我們常在河畔捉蜻蜓或者撈魚；有時竟脫了鞋襪，跳到水裏，追蜻蜓跑到下游去。

黃金色的雲霞在山凹裏輕輕移動，我從跳磴上跑了幾個來回，疲乏了，歇在柳陰下半天；又脫了衣褲，下水摸魚，忽然摸著一個光滑而圓長的東西，從我手邊一溜跑了，我喫了一驚，——長蟲罷，魚鱗？——我後面起了一陣尖高的歌聲

一

與驅牛聲。

『鴉鵲窠，板板梭；一梭梭到對門坡；今年壽子少，明年壽子多！』

我回過頭去，原來恆兒正倚着父家佃客老劉的兒子，約十五六歲的光景——趕著一條水牛，從田道上走來，用鞭子在空中抽着「嘩嘩」的響。一路唱著歌。抬頭看見我，叫道：『九少爺，又來摸魚來了；這樣冷的天氣，你都不怕呀！』他說着將牛拴在樹樁上，鞭子扔在一旁；挽起褲腳，也跳下水來。將水花激起，濺得我滿臉都是水。我急了道：『恆兒，你不放牛，來幹什麼，不怕你父親打你麼？』

『我父親到張家吃喜酒去了，他怎麼會知道？』『那個張家，張團頭的兒子娶媳婦是不是？』『除了他家還有誰？我母親昨天晚上吐了好幾回

血，病很沉重；今天早上人事不醒，水都不喝一口；我父親起先都想不去的；後來一想，別人還好，又撞倒是張團頭；我們這個村莊原是歸他管的，那里好得罪他老人家呢？可是白去賀喜也不好，還得送禮；我父親這次因母親的病，拉了好幾十吊錢的賤，家具也賣完了。他老人家焦急的不得，半夜就跑出去，連滾帶借了一塊錢。買了幾色禮物，天麻子亮就起身走了。我跟着就出來放牛，母親他老人家，還不知是死是活呢。唉！我倒很快樂呢；我的母親？」恆兒很着急的樣子好像覺悟不應當下水來了，匆匆又跳上岸，放下褲腳，拾起鞭，牽了牛。

遠遠地恆兒的姊姊芳兒急忙忙的跑來，紅着眼圈，高聲喊道：『恆兒！還不走呢！母親不好了！你快回去看看母親！爸爸還沒回來呢。恆兒

「快走！」恆兒的眼淚奪眶而出，嗚咽著牽著牛  
三脚兩步跟著芳兒走了。

我不懂得什麼，「螞蟥在下游，的確在下游

## ◎ 母親的心

她輕輕地走向自己孩子的臥室。

這有些像瞞人的舉動，並且靜默的不做聲。

囚獄似的兩扇門緊閉着，剝蝕的油漆上厚飾了一層塵埃。一種舊的印象剎那間阻住她的前進，異常的不安寧在起落無定的心靈微微躍動。她像是恐怕驚醒了自己的小生命的安息，伸出右手扯住銅綉的雙環，却無力向裏推進去。沒有人能測量出脈搏的跳動在她怎樣不可及的迅速，因為這時她的面頰照舊鐵冷和淡漠。

天的顏色澄青，遙遙飄浮着幾片粉玫瑰花的雲霞，日光正無處不明澈的照耀在四方。當二四

燭 火

，到下游捉螞蟥去罷。」於是我去了。

一九二三，三，三十。

仲剛

個麻雀健跳在房簷上，吱吱的互在密談時，她立即迴過頭仍凝視這兩扇冰冷如鐵的門。一聲長嘆息喚起虛荒的院宇，驚起麻雀遠遠飛了兩隻。最後，握銅環的手終推了推，悄悄的將門轉向內，因為怕牠起了聲響。自然而起的思潮使她如此做，並沒細理會這無意識的心情。她低下頭，閉緊眼睛，躡着脚尖探進身來；直有一分鐘的延宕，纔踟躕着重向屋裏行走。

她的眼似乎分外有光，一一重溫着那些因自己的小寶貝而增高價值的什物。用手推行的一輛綿軟的小睡車，鋪着小石榴花的呢製的小被褥，

三

却缺了一條腿斜靠在牆邊；蜘蛛永沒有愛憐的心思，薄薄的結了一個小網在鐵輪的四圍。她伸出手來摸了兩遍；似乎被一種沒名其妙的衝動襲觸着她，不由己的跪下了臨到撫摸第三遍的時候。

那是洋囡囡：一雙碧黃而圓瞪的眼有些下垂；披着粉紅洋紬的小衣服；如靜緩的細流色的青絹條，鬆圍在腰間。可愛的金橙色的雲髮也稀零了。牠沒有做聲蹶到桌前，將手捧在胸懷。好的洋囡囡——這是她的小寶貝一生第一個親暱的小朋友，可憐活悶在屋中，整嘗了三月寂寞的風味。她注目在那桃花的面龐，無意的聯想：『這裏他常常用小嘴親着！』深深吸進一口氣，使震顫着俯下頭吻在她的粉頰。

她長長的嘆息了一聲，那口氣便永久存在這死寂的屋裏。

屋裏的什物，失去了伊們小朋友樣的主人，靜有三個月了。不錯，伊們的面上都隱隱顯出灰色的哀悼。假設伊們能言語，看見了主人的母親進來，將要怎樣顯出笑容問道：『小主人！小主人！給我們的小生命！呵，生命是我們寂涼的生活中熱泉，惟有他能暖流我們缺陷的靈魂。給我們小主人罷！』

她打開沿牀放着的箱子，一股積月未放的鬱氣衝散出來；那是一疊的衣服——小衣服。大紅或淡綠的顏色，鮮妍與耀目的光彩，都同一的映在眼中。然而僅僅少數的被穿過，多半還未曾穿過呀。她一件一件的抖擻開，凝視着衣和袴的線縫，久久沒有轉移。『這是我親手熬夜給他縫的，他還沒有穿過……』牠的兩手顫慄而失力的垂下來。那綉着兩個生氣蓬勃的獅子滾綉球的紅



緞衣服，隨手便又落在那裝滿死氣的箱子裏。她的兩肩隱隱不平的聳動；那容忍的眼淚不覺潛潛地下墜了，那積鬱在胸頭終和哭聲吐出來了。



她恍惚傾倒在牀上，繼續着嘶啞的哭泣。

可愛的小寶貝正在自己懷裏向上爬，白胖的小手不住要抓自己的乳峯。蠕蠕的上動，兩隻小腿還微微的踢在自己腹上。意外的驚喜激盪在情感中，便俯下身和他親了一個甜蜜的吻。她托起小寶貝的臉，絲毫不差，這樣美麗的一個粉色蘋果的兩頰呀。一雙小眼的上眼簾和下眼簾不住的褶動，時時接觸一下。她心中有說不出的欣慰，便抑揚的哼唱着催眠歌，輕輕拍他閉上眼熟睡。她忘掉一切了。

她相信孩子的病是已經痊癒，於是跪在孩子

身邊，默默的頌禱上帝。因為慈仁的父親終於降福與她的孩子——無寧說降福於她自己更為確切些。

彷彿許多親友緩步走進，送禮來慶賀。都是說：『你的福氣好！』『你不用憂愁了！』——她自己很高興，并且接受他們的賀禮，微笑着說：『謝謝，你們的厚意。天會保佑你們！』

親友的身影，漸漸融消在昏暗而朦朧的牆角裏。

他們不再說：『她急於改嫁了。』

他們將永遠又堵住嘴不說：『對了，她是想改嫁了；孩子死去，實在於她很有幸福。』

因為：上帝允許了孤苦婦人心中的默默的哀告聲，沒有悄無聲的從她懷中取去可愛的寶貝的小靈魂。

彷彿一位有翼的人站在她和小寶貝的面前，並且和藹的微笑；當他伸出手指向她時，那指尖似乎有金光閃爍。

『你如今是在快樂？』

『謝謝！當我的孩子永久是伴着我，我便永久的快樂。天會保佑你的！』她明白這是給自己賀禮的一位，於是撫摸着孩子給他道謝。

『孩子是孩子，你是你。』

『不，孩子和我只是一體。先生，如果你知道孩子是我生的時候，你便知道我怎樣的疼愛孩子了。』

『你們總有分離的一天，因為你們中間有一道沒有聲音的河水流着。』

『不，先生。從前我一半是為丈夫生活着，一半便分在孩子身上；可是如今完全為自己生命

的縮影——孩子——生活着了。除非我們自己要分離；不然，我們只有更加親密的。』

那賀禮的人有些不悅意，很冷酷的笑了兩聲，身影漸漸模糊起來。

『孩子是我的生命；當我在困絕中，他即是我唯一的希望；當我在煩悶中，他也便是我無二的慰藉。先生，如果做母親的沒有他，這一生就要枯竭無趣了。』她愉快的將孩子抱起，低頭同他親了一個嘴。

有翼的人微微蹙額，那模糊的身影便也隱隱消滅在昏暗而朦朧的牆角裏。

她真實的感覺出來，並且一點不錯，孩子的嘴是結冰似的涼。在她雙手滿捧裏，漸漸起了變化，全不像可愛的小寶貝了。實在的，彷彿一個冰冷的小枕頭正在爐胸懷臥着。

她明白了。於是繼續着傷心的哭，淚珠一滴一滴濕潤在枕頭上，而寂寞却伴着她暈倒在牀

## 車站之原

我是一個極傻的孩子，已經十八歲了，見了人還是羞澀澀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好似女孩一樣。因為我沒有弟兄姊妹，所以在家裏住慣寂寞的生活，養成滯緩的習性，不像別家孩子那樣流水一般的活潑，麻雀一樣的跳躍。但我的心總是活流的踴躍，常想徜徉野外，舒暢胸懷呢。

自從我由蕪湖到天津來，住在叔叔家裏已經兩月了。天津的家比蕪湖有趣得多，奶奶，姑姑，叔叔，嬸嬸和他們的女兒——我的妹妹——都住在一起，我們時常有親切的聚談和愉快的聚餐，桌前燈下，叙天倫的樂趣，倒去掉我許多寂寞；但我却終沒有如天上浮雲那樣的飄蕩過，不過

燭 火

際。 十二，四，十六晚，稿。

趙景深

是僅僅沈迷於慈愛的家庭裏罷了。

那時正是夏天。有一天天氣熱極了，只能穿一件單衫，還要搖蒲扇。我們都在院子裏乘涼，坐在槐樹的綠蔭下。叔叔戴着一副舊式的眼鏡，凸出很膨脹的肚皮，彷彿很難爬起來的樣子，睡在籐椅上和我們談話，有時說到高興的地方，哈哈大笑的大笑。祖母在小圓桌上用銀亮的小刀切西瓜分給我們吃。嬸嬸，姑姑和妹妹也都在那裏。

姑姑向我說：『你歡喜賣報麼？我們學校裏出了一種愛國運動的醒世週刊，想請學生去賣；倘若你願意，明天我便拿些來給你，也算幫幫我們的忙。』

七

我那時不知什麼叫愛國，只知道爲愛國而賣報是一件極光榮的事，自然更談不到「世界民」這三個字。其實說來，藉這機會可以到處遊玩，而賣報又是一種新生活，這是真使我感到興趣因而願意賣報的極大的主因，

我便很快的答道：『我很願意；明天你就拿一些給我去賣罷！』

叔叔却在旁邊不耐煩似的說：『賣什麼報麼！』我却沒有去聽他。

第二天姑姑果然拿了五十份報給我，還給了我一隻黃色的盛報的袋子，給我背上。從此我便做了賣報少年，得和社會與自然相接觸，可以和海鷗一般的在水面掠來掠去了。

我賣報的地方沒有一定，有時在官銀號，有

時在公園，但總是在車站的時候多；因爲車站上每到車來車去，總有許多客人上下，旅途寂寞，他們中間一定有想要買份報看看的。因之車站之原的一花一草。以及一切的森森的樹林，密密的人影，啾啾的鳥鳴，汨汨的水流，都成了我的好相識，

每天我不憚煩的負着一大袋報，在吃過午飯後，跑向車站。途中驕陽放出他的烈焰，曬得地面如烘餅一樣；我更被他曬得汗珠如雨點一般的滴下來。有時狂風撲面，捲着熱的石沙撲到臉上，更是苦人。但我却非常高興，就連這久不運動的身體，也可以磨練磨練了。

我本來是口訥訥的不會說話，但又不得不向客人兜售，向他說明報的原委，和報裏面有什麼新聞；有時還很堂皇的說一說我們是爲愛國而賣

報，要求他們買一份，盡一些國民的責任。好在客人愛體面的多，就是本不願買，或者連字都認不清，也要買我一份報看看。偶爾也有我拿報給他，他回過頭去，裝做看不見的。也有他一手拿了我的報要買，一手却向褲腰帶裏掏摸，掏摸了半天才掏出一個大銅元給我的——倘若我遇見這樣的事，我總覺得有種新趣。看見了各種人的形態，至少可以使我增加一些社會的經驗。可惜我的筆賴（說實在話我的文章太貧弱枯瘠了）不能多所寫述。無論如何，我這滯緩的習性，因着離了家東西奔跑，總算比以前活潑了許多。

我還認識了許多學生。他們也是賣報的。熱極口渴，我們便買杯梅湯喝，或是坐在候車的廊下休憩。我們常常彼此問答，談得很有興趣。同伴中有一個姓楊的，年紀很小，人却很聰明，

會說英語；還有一個姓高的，人很誠實，年紀也比我小；但都比我活潑。我在許多賣報的學生裏也只是和他們兩個最要好。初到天津，還未入學，自然沒有同學的朋友，却在車站之原野得着相識，當然我的心靈更加愉快了。

我雖是活潑了許多，愉快了許多，一到家裏，立時空氣便改換了。叔父叫我不再賣報了，還拿出銅鑑來讓我點句，一定要點二十篇。在他自然是好意，但我這久拘禁了的心，實在不能再耐這種寂寞。他時常殷殷的訓誨我說：『你現在年紀也不小了，不要成天的只是賣報。賣報是一點益處也得不着的。天氣又熱，你父母又不在這裏，害了病又怎麼辦呢？』我口裏唯唯的答應着，心裏却早已跑到車站之原，和同伴歡談，聽蟬聲高唱，徘徊於夢幻的自然之鄉去了。

但銅鑒却已交給我，叔父說那是極有益處的，我不得不昏昏的翻開來，勉強的讀下去，一邊還用紅硃圈着，悶悶的很不高興而又不得不做的圈下去。

差不多每天都是這樣，每到高興采烈在夕陽西墮時賣報回來，總要做那番不願做的沈悶的工作。

一九二三，四，二一。



樂園詩集

趙景深編譯的。

定價銅元八枚。

## ⊕且卜舍人的英雄 (GYPSY)

李良慶譯

原名 Chi Tsa (By Konrad Bercovici) 由

The Best Short Stories of 1920 摘譯

這個冬天，在羅馬尼亞是很少見。但紐泊 (Danube) (河名) 在聖誕節之前凍上，一直要等五個月之後纔開凍。這種景象，儼如一大片藍水，忽然變成鋼鐵一樣。

在河對岸，這鞋靴人們用長角的牛拉雪車。車裏裝着凍蜂蜜，凍山羊，和家禽之類運到但白理嘉 (城名) (Dobruja) 去賣。在回來的路上車子上載滿了許多麥粉袋和皮捲子，成隊的走着。一天從早到晚，鞭聲和趕車子的呼聲，竟把這冰天雪地的枯寂氣象打破了。

無論他們行程的方向如何，他們總免不掉人類在夜裏要休息的習慣——在野狼出來覓食之前

在極冷而且明亮的夜裏，雖然風都被凍住了，這些可怕的狼羣總不睡覺。戶內居住的人們，消磨這長夜的工夫，爲旅客們的生命和靈魂祈禱。

整個冬季快過完了，人被狼吃的消息總沒有聽見。村子裏的人們，爲的是要免去這層災難，在海濱上放火去恐嚇這狼羣，但是不久的時候，這個計畫就自然失敗；因爲有一次火星被風吹上了茅屋，火勢燎原，一會工夫，就把這茅屋燒掉。天氣漸漸的變冷，狗都不能活動。這羣餓極了的狼，一天比一天猖獗起來，甚至於在白天他們的面孔也能出現。

有一天早晨，巴拉黑利，(Bala Hanel) (人

名)一個會算命的黑人，匆匆忙忙跑到村子裏學校當中，高聲呼道：『狼！狼進了牧場！』教員正在上課，急得沒有法子，只好推說這位預言家昨晚喝酒太多，所以到今天仍是胡言亂語。但是

奇怪，在當天的晚上，史丹，(Stern) (人名)一個鐵鋪子裏修馬掌的人，從旅館歸鐵鋪稍晚，忘了關門，竟被狼吃了！鐵鋪位於全市的中心，隔旅館，學校和禮拜堂很近。史丹一定會和這羣惡獸大戰一場，因為有三條棕色的狼，和一歲大的牛差不多同樣大，都腦漿迸裂，死在地上。史丹的屍體自然進了其餘的肚子！長而高的皮鞭子，和一隻拿大鐵鏈柄的手，就是這位先生的剩下物。地上也不見血，因為血已被牠們舐乾了！這消息傳出來之後，全村的人都轟動。並不是因為他是不設埋的資格——尸身已不見了。祇因他是一個

很好的基督徒，所以牧師吩咐將史丹剩下的身體，必須和教徒一樣安葬。空心似的棺材，帶到禮拜堂，儀式與禮節都依牧師的話辦理，好像史丹的尸身，並不會進了野狼們的腸胃一般。

史丹死後，天氣立刻和爽，好像上帝有意表示他的慈悲心似的。寒氣一天比一天減少，不久之後，各處就有報告，說冰橋化了。復活節禮拜日的前兩週，天氣已經很暖和，可以放牛羊散步山中。空氣清潔。日光使人和動物都溫暖。連冰上貿易也停止。

有一天早晨，忽然有鞭子的揮聲從但紐泊河對岸的蘆葦叢而發出來。六個帶帳的車子，好像且卜舍人用的，次第發現。每個車用四匹馬平行的拖着。

但紐泊河這岸的人們，連忙警告這些旅客，



說冰太薄，不能載他們過來。幾分鐘之後，全村子的人，呼號起來與同狂了似的。但是等他們了解這些旅客終久要過河之後，只得靜靜的看，有何變故降臨。在第一車的前面有一個灰鬚的人走着，用手杖試探這冰的硬度。在最後車的旁邊，有一隊男人跟着走。男人之後，是女人與小孩，沒有一點聲息的隨着往前進。全村子的人都注目這些旅客，因為大家想這些人是有意與天意挑戰，不過每人心裏都了解這位但泊理嘉部落的酋長，摩多（人名）（Mudo）決不敢亂調遣他的手下人冒險這宗極險的事。

他們安穩的渡到河中間。摩多高聲一喊，全隊人馬都停住了。渡河這件事，眼是非常危險。岸上人們都大受刺激；婦女們起首哭，小孩們都哇聲大呼，男子們看熱鬧的，把婦人和小孩們

都擠到內岸去。看着這些渡河的人們，沒法可以挽救了！

這很高的酋長，向左邊走，又找出一條路來。大眾又活動了。慢慢的慢慢的這一隊沈靜的旅客就走近了岸。然而他們又停住不往前進。摩多又用他的手杖探冰。這時大家可以望見那些馬的腳，並不用草做的小包包着，都有小袋子裹上。等到摩多找着了路，一種好像撕紙一般的聲音，漸漸的又大起來，似乎在很近的地方發出來似的。

『啊！嘩！摩多，冰快裂了！』岸上的人不約而同的喊起來。這行動之聲越近越大。同時河裏的冰分裂為無數的薄片，沈到水裏，一片一片的疊起來，如同很快樂似的擁抱着。

『啊！摩多！……』這時連警告的機會

都沒有了！摩多忽然下令，這些車全都展開，就像一齊往前攻敵的陣勢。男子們挾住了小孩，婦女們隨在後面，飛跑的奔向這岸來。在岸上的人們，全跪下給他們祈禱，連最有膽量的人們，也把眼閉上，不忍看這一幕慘劇。冰炸裂的聲音，更加多了。忽然一個很大的聲音，如同幾十尊大炮發出來一般，但紐泊已經又成河了——還有一件事，是所有的黑人們，都把他們自己救活了！

在這天下午和晚上，全村的人都十分的快樂。旅館裏的酒和食物，差不多全吃完了。且卜舍人大受歡迎。大家問何以他們敢同天意挑戰。摩多回答說：『我們的人馬都沒有食物。韃靼沒有賣給我們的物品了。』

摩多和他的隊伍變做了全村的客人。他們都很瘦弱，幾乎不能運動他們的手脚。每人需要許

多滋養品來飲食。村子裏的醫生，動手則去許多人的手足。女人們差不多全得了死肉病。只有小孩子們沒有受重傷，因為摩多有介任先，『孩子們第一要緊，馬匹其次。』牲口們都關在廄中，由農夫們管理。客人們分居於村中各家，以便得相當的將養。摩多如像全隊的父親一般，所以來和我們同住。夜間很長。晚餐之後，大家圍在一個橡木生的火爐，成半圓形坐着。

我有一位朋友，由布加利斯（地名）（Buffs Norton）買了幾本書送給我。其中有加爾勒（人名）（Carter）做的『英雄與崇拜英雄』法文譯本。摩多走到棹子旁邊的時候，我正在看這本書。他問道『你看的聖經，何其如此之小？』

『這不是聖經，是一本故事書，摩多。』  
『故事！啊，那又是一件東西。』

他從我肩頭上看這書。當翻篇的時候，他問道：

『世界上所有的事，全記在裏面的嗎？我的意思，是英雄所問的，女人所答的，和他們一同說的，全在這書裏嗎？這書是記一個人與一個匪徒的事蹟嗎？我是指在這書裏，有記號或是書信表示所有的事，如同笑話，悲哀，和愛情嗎？告訴我罷。』

我盡我的力量去解釋，他如同很奇異似的。我因為要舉一個例來證明，我從這故事書裏，念了一整篇給他聽。

『朋友，故事書裏能記載如此之多嗎？真出於我意料之外了，不過總不如口述的故事好聽，……書裏說的就和布巾機器上織出來一樣，又直爽，又好看；但總不如婦女們用小木杼織來的

好啊！——然而也不壞，出我意料之外了！這故事裏敘述些甚麼？愛情嗎？哀情嗎？』

『摩多，這書不說愛情，也不說哀情，祇略敘有些著名的英雄事蹟，存在這個人世界之中而已。』

『所有的英雄都說到嗎？』他又問，『那很好，說英雄的故事也很有趣。』

他去點上他的烟斗又回到我面前來。

『要是這書能說到所有的英雄，那麼，一定有赤查（人名）（Chitso）的記載了。赤查，最有名的勇者，我們的英雄。可以說從古到今第一個偉大的人物。朋友，看看在這書裏，有什麼記載論到他？』

我打開這書，一篇一篇的過去，一直到了末尾，找不出來。只好回答他說『沒有，連他的名

字都不曾在這書裏不見。」

「那嗎，這本書不能算做好的了。著書的人，並不知道所有的英雄啊……就是亞歷山大或是拿破崙也不能和我們的英雄，赤查，相比啊！」

我依着壁多靠近火邊坐着，靜靜的聽他叙述這位應當加入世界英雄當中的第一位偉大者，赤查，的故事。

~~~~~

由我祖宗傳下來的部落，現在是我做酋長。

我祖宗論人生於世，可以照下面的說法；橡木之實，長出來還是橡木。松樹之實，長出來仍是松樹。無論這子實被風吹到何處，要是橡子，生出的一定是橡本；要是松子，生出來的一定是松樹。因此我們雖不知道赤查的父親是何人，要是

由他的兒子一方面看一定能推測出他的父親來。赤查的母親，原是我們酋長的女兒。他私與一個白人結婚，生了赤查之後，就被人殺死。盧補（人名）（Lup）的法律上定的，凡是私與外族人結婚生子，母子都要處以死刑。但是因為赤查從小就有一種魔力，能引起人的憐愛，所以他在我們帳幕裏面，就漸漸的長大起來。赤查十歲就隨大眾一同工作；在許多人之中，赤查是第一個賣馬家。就是最老而最遲鈍的，載着這個小孩子，也能飛跑起來。當赤查走近老牝馬的時候，牠們都表示很高興的樣子。

到第十五個夏天，他已經長成大人了。高身材，寬膀子，正直而強健與延壽樹一般。他的顏面是鮮明的乳色，他的眼睛與黑夜一樣的烏黑。他很喜歡唱歌又喜歡笑。當他唱或笑的時節，他

的嘴像清晨的玫瑰花，有些露水懸在花瓣上。他不但強壯，並且很仁慈。偶然他遇見重車陷在泥裏，馬拖不動的時候，他就伏在地上，用手輕輕一舉，四個車輪全出了污泥之中。他的工作完了，他就走開，決不等趕車子的向他聲謝，祇用他的嘴唇吹出些很好聽的曲子。所有的人都喜歡他，並且愛他。婦人們得他一點，竟至想得到死也不忘記。因為有赤查，全部落的人，都變年輕了，並且快樂了。我們那時旅行的地方很多。但泊理嘉彼時屬於土爾其，滿住的遊獵人。所有的村子都小，並且距離很遠，因此我們不能在一處久住。

當赤查二十歲的時候，我們部落被我祖父轄管。他在那個冬天住在但紐泊河對岸的一個村子裏。我們賣了許多馬給本地農人。他們那年收

成很好。因此我們只好在這旅舍裏多住些日子。赤查彼時已是一個最能經營商業的人。他消磨成天的工夫在那旅館裏面。所有的人，他都認得。他熟識少校與少校的妻子和他們的兩個女兒，他與少校兒子至好，他們全喜歡他，因為他是一個強壯，美麗，而且聰明的人。他們從不敢以他為私生子，因為赤查比他們自己全漂亮。赤查和一個鐵匠的女兒瑪利亞（人名）（Maria）很有愛情。偶然他到這鐵鋪裏來。她極喜歡和他談話，並且聽他說故事。她幫助她父親作工。她專抽風箱。做鐵砧的輪子。她的頭髮紅得與火一般。她的手膀圓而強健。她是一個極可愛的女子。當她吻老年牧師的手時，他也很想并且願意去捏捏她的手腕呢。

春節跳舞在旅館之前舉行。旅館主人請來一

組特別音樂隊，坐在兩根大樹之間的一個大棹子的兩旁。村裏的少年和少女，手牽手的一個長練式把音樂隊圍住。跳荷拉舞——一種圍圈式的跳舞。

赤查已到城裏去做生意。等他回到旅館時，跳舞早已起首了。他極力的扮飾起來。帶上紅絲的寬帶子，穿上白銀色的褲子，着上前後都有銀鈴的鞋。裏衣輕得如同空氣一般。手上依着我們風俗，刺了許多好看的畫和花。他戴上一頂最好的阿思曲汗黑皮高帽子，帶了一隻白金的耳環在耳朵上。赤查看了一會跳舞。瑪利亞的右手握住了鐵匠的助手，左手却被少校的儿子拉住。荷拉舞跳過兩次了。赤查兩次看見她的粉頸和露在外面的膀子，他的血立刻沸起來。當她第三次經過他的面前，他跳進圈子裏去，把鐵匠和瑪利亞

相連的手打開，却把他自己的膀子放進去，與瑪利亞連在一塊。

跳舞立刻停住。音樂也無聲息。大家的腳不動了，大家的手往下垂了！

鐵匠助手舉起膀子，正對着赤查。

許多附和鐵匠助手的聲音大大的發出來『你這可恨的私生子！你這下等的且卜舍人！你憑什麼敢將我們的跳舞打散了！這是我們的跳舞！』

大家都希望一拳之後，刀和血都要出現。然而赤查倒笑起來，大家因此也都默然無聲。赤查一隻手拉住鐵匠助手的膀子一面向大家說：

『從我的外表看來，我總比你們都漂亮。我很愛瑪利亞，但我不願抗拒這一班與我為敵的人。我也愛他們。鐵匠助手也相信我一拳下來，他非死不可，但我不這樣辦。你們都知道我能與

你們十二人一塊對敵，但我也不是這樣辦。我要辦的，是與在此所有的人跳舞。全村子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單獨與我對跳，一直等他是他累得倒在地上，再換一人與我再跳。要是這樣辦到了，我一定與你們一樣的高貴。那嗎，瑪利亞立刻算我的人，從此你們不得亂說一句不好聽的話。

話完之後，他抱住了鐵匠助手的腰，對音樂隊的人說：

『吹罷！彈罷！』

全村的人看他和這人跳了一點鐘，催着叫赤查多賣氣力；但鐵匠助手究非赤查之敵，拖着脚就倒地不動了。赤查此刻的精神氣力仍然新鮮勇猛，抱了別一個人，跳舞起來越是比前快。第二個不行了赤查又與第三……第四……第五……跳。以後他又與婦人們跳起來。拉胡琴

燭 火

的弦子斷了。玩提琴的手指麻木了。太陽落到山外去休息，月亮升起看他的小孩子們——星宿。

但是赤查仍然跳舞。他的臉上，沒有一點疲倦的樣子。他的脚下，一點也不勞瘁，越跳越有精神。全村子的一半人已經疲之不堪。他們臥在地上，吸取土缶裏的酒去振作精神。胡琴最後的一根弦也斷了。拉胡琴的在椅上坐得搖擺不定。只有笛子和提琴仍然進行。

赤查鼓勵他們說：『吹罷！彈罷！美麗安琪兒的孩子們，我明天早晨給你們每人一隻小羊。』然而一會工夫之後，吹笛子的聲音也沒有了。他的嘴唇腫了，血從鼻子裏衝出來。拉提琴的手指麻木得動都不能動。最後有幾人用掌擊起來做音節，赤查仍然跳舞。所有的酒瓶酒鍾，因為跳得太重，都打破了。

十九

夜已盡，雞已鳴，狗已醒，太陽升起來，已爬到東方的山頂上。赤查看見所有的人都臥在地上，就是瑪利亞也睡在他母親的旁邊，他忍不住大笑起來。他走進旅館喚醒睡在櫃台後面的店主人。

『啊！老騙子！快起來！天亮了，我渴得很。』

喝完了水，他照往天早晨的習慣，走到他帳幕裏和他的狗玩。

靠近正午的時候，他走到鐵鋪裏，與鐵匠拉手。當着鐵匠助手的面前，就在瑪利亞的嘴上接吻。

鐵匠說，『他可以做你的妻子，朋友。他一定候你。等你們在今年冬天到此地來。從今以後不許人說我的女兒與一個無價值的人結婚。』

我們部落的名譽從此很快的傳揚四方。赤查的故事引起到處的人，對於我們都尊敬。誰也不敢侮辱我們。我們部落的男女在每禮拜日可以與別的村子人們一塊跳舞。我們的商業二倍三倍的長起來；賣一月的馬比往年一年所賣的還多。赤查說的話，到處都同法律一樣的有力量；他如此的強而有力，和愛而誠實，永遠不會使人生疑心的。他是一個有信用的人，一個有信用的商家。他旅行很遠，又很廣。每逢禮拜日，他一定要去看瑪利亞，雖然要走一天的長路。

在那強盛的時期之內，角力比賽的賭品很多，因為如此纔能顯出別的強而有力者與赤查的比較。有一次一個人撞在赤查的手裏，立刻與木頭一般的死在地上。

整個夏天都照這樣過去。無論我們部落走到



何處，所有的女人總是跟着赤查走。酋長盧補常警告赤查；告訴他說，人的生命與蠟燭一般。無論是誰，同時也不能把燭的兩頭燃起來。但是赤查只是很快樂的開玩笑說：『老酋長，你從前說過人的生命和橡木一般，何以此刻又拿蠟燭來作比喻呢？』

他依舊不改常度。永遠快樂，永遠仁愛，做一個最好的商人。

我們部落在早秋時節回到希拉阜打。（地名）（Cerna-voda）我們有許多馬。大家想此地是安放牠們的好地方。我們更想若是任但祖泊山谷度冬，對於這一羣小韃靼族的馬，一定有好處。每逢禮拜日，旅館前面總有角力比賽舉行。從遠遠村子裏出來的選手，只要一同赤查交手，就倒在地下不能起來。

燭 火

有一個禮拜天，秋風把樹葉都吹掉了。莊稼都收進去的時候，忽然有一隊韃靼販馬人來到希拉阜打。

在這隊伍之中有個很高大強壯的人。老酋長盧補與他們酋長在旅館見面。兩人很高興的喝酒談天，彼此對於自己的人和馬都大加讚美，因此他們酋長就把他們勇者故事說出來，引起許多村子裏的人來聽。村裏人也將赤查的英雄本事談得很多，但是韃靼的酋長不信有這事。

韃靼酋長呼道：『我的手下，誰能將赤查打敗，我以三匹馬為賭品。』

旅館主人說：『若赤查戰勝了，我以一百都加（幣名）為賭品。』

衆人呼道：『你，韃靼人們，敢再加些馬匹嗎？』

韃靼酋長變色而起。到底他是一個很負氣的首領，不久的工夫，他所有的馬匹和都加，全變做賭品。整個禮拜之內，全村子的人，不談別事。在我們部落當中，他們盡其所有都做了抵押品。婦人們也把她們的耳環拿出來。韃靼人都很驕傲，並且很有錢，凡是賭品，他們都允了。比賽將在安息日的下午於旅館前面舉行。一個來復之內，赤查並不在這村子裏。他往黑海邊的康士但丁(城名)(Constantin)趕着把生意做完。等他禮拜天上午到村子時，他看見許多我們村裏人，韃靼人和一百多個大車子由鄉村裝來的人，都在旅館外面，安着帳幕住着。他跳下馬來看着，心裏很覺奇怪，何以一下子來了如此多的人。男子們，女人們，都把他們的好衣服穿上，所有的馬匹也都美麗的扮飾起來。老酋長把赤查叫到一邊，把

這些人聚集在此的緣由告訴了個詳細。赤查驚愕了一下子，但是立刻就笑着把盧補肩膀拍了一拍，說：

「一定能如你們的願。韃靼從此就要變窮而且喪失體面。我們部落的光榮，永遠能在但白理嘉存在，使別人都敬愛我們。」

他真是一根橡木啊！他雖如此回答，他并未見過與他交手的人。他只知道要保存他自己部落的光榮。到了定時，他走到旅館，全部落的人都圍繞着他。他把上身到腰的衣服都脫去。他真好！我們的賭品，皮捲子，布捲子，都堆在地上；金錢，戒指，耳環和金塊的小堆全重疊起來放在棹上。韃靼的賭品如同馬，牛，羊等等成隊的排列着；用一根長繩把他們的頸子連住。繩子兩邊用韃靼小孩子牽，一邊由村子裏小孩牽。赤

齊要是敗了，我們這邊小孩子立刻將繩子一放，所有的賭品，全屬與韃靼也。鐵匠把所有的東西全做了抵押品，就是他的女兒預定送給優勝的人，而且許多別人的女兒，都列在賭品之內。

赤查把四圍看了看，預定究竟那方面在危險之中；自己部落的錢財與光榮或是韃靼的錢財與光榮。

這時他的敵手到了。這韃靼是一個高大而肥的人。他的身軀放在一雙矮壯的腿上。他的臉是黑的，並且有許多麻點在上面。呼喊之聲停了。旁觀的人們站立成一圓圈把這兩位角力家圍在中間。鴉雀無聲的時候，村內市長用手指着旅館方面這一條但紐泊河向着韃靼人們說：

『若果你們的代表敗了，今天晚上你們都要離開此地，到河對岸去。』

赤查與瑪利亞和老會長盧補接吻。以後這比賽就起首了。

赤查是一個有力的人，他的手和脚都是很強壯的，但是一交手之後，大家可以看出來，他的這枝燧燭的兩端已經燃起來了——他糟踏自己於洪醉之中。兩人的手臂接近了，彼此都想將對手的筋骨擊碎。赤查把手脫出來，抱住了韃靼的腦袋，用全身的力氣，拚命一扭。這妖怪的頸子，猶如鋼鑄的一般，並不退讓一點。瑪利亞起首對她情人說：

『扯他的頸，赤查，我父親已經拿我做賭品。要是他勝，我就屬於他了』。許多別的女子也求赤查救她們，免得她們與這黑怪物成了眷屬。韃靼方面也盡力的給消息與他們的勇者。人都呼喊得如同狂了一般，以至於狗也叫號起來

。從赤查身上出來的汗水，如同江河一般的多。但是韃靼人的頸子決不歸降。他的脚如同鋼柱定在石頭裏似的。

『不要讓他的腦袋脫了你的手！不要讓他的腦袋脫了你的手！』我們村裏的人喊起來，那時赤查兩膀的力量都用盡了！黑鬼珍珠似的腦袋從赤查兩臂之內滑出來。他的兩腿繞住了赤查的身子，乘勢就要將赤查打碎。赤查此時仍舊用他全身力量對付上去。他的臉變成藍黑色。他的鼻子流血。他的口裏吐血。我們村裏的人仍然求他盡力的打。韃靼人們的眼裏幾乎冒出火來，白牙從很厚的嘴唇上露着，大聲狂喊道：『把他弄死了罷！』啊！那時已看出來，我們所有的都喪失了！我們所有的錢財，所有赤查替我們爭來的光榮，都要屬於他人了！所有的女人都要變做韃靼的

奴隸了！有一人在我們隊裏，喊得很高聲的，大約赤查也能聽見。

『將來在我們全村之內，沒有一對馬耕田了！沒有一匹牛耙地了！所有的女子都要輸給這羣黑怪物了！』

赤查快敗了。但是，等着……什麼事情出現！他用他最後的力氣把韃靼抱他的手勝拉開。很大聲的一跳，把天色改變了！喜昏了的黑人變迷亂了！大家只看見赤查的脚高高的跳了三下，他已經到了海濱最高地點。一聲水響，赤查就不見了！他已被這但紐泊河吞了！到底他沒有輸給韃靼人！

因此我們的錢財，仍然取回來，他們也把他們的拿回去。我們部落的光榮并未喪失。女人們仍舊留在村裏——只有瑪利亞不見了！她在衆人

之前就隨着她的情人去了！沒有人阻止她。這是她應當做的。她從何處再能找出一個像他一樣的人啊！她，因此，也是從一粒橡木種子生出來的。



『朋友，我問你，要是這一本書是敘述所有的英雄的事蹟，爲什麼連赤查的地位都沒在上面呢？』

木頭在火堆裏燃着，我只好向摩多道晚安。

我想得一個好夢去見見赤查與他的瑪利亞，但是我只夢見……她！

附註：且卜舍 (Gypsies) 人是一種民族由亞

洲遷移到歐洲去的。他們大半都是以是賣

卜，補錢，盜竊，牧畜爲生，可以算得

是下等人民。從這篇小說之內，我們可

以看出來他們所崇拜者的行迹。

晨報副鑄每日一張，按日隨北京晨報發行，不另收價；每月裝訂成本，定價每本大洋二角。外埠函購，請示通信地址，並封寄郵票

## 本訂合鑄副報晨

三十五分，寄費在內，本社即當將書寄奉。外埠代派，不折不扣，零售時准其酌加郵費。北京宣武門外丞相胡同晨報社總發行。

朝霞  
星火  
新民意報副刊合訂本

按日隨報發行，每月裝成一冊。第五期現已出版。定價每冊大洋二角五分，外埠加郵費五分。

發行所 天津新民意報社。  
總代售處 天津新教育書社。

# 詩

## 小魚

心華

我是一條小魚呵，

處在這醒寢的池中。

當我一到鄉野時：

好像得着——

得着汪洋碧清的水了。

## 時間的過去

心華

我極力挽住時間的羈繩，

但伊不願受縛；

狂奔瘋跑的去了一——

如夢一般的過去了。

一九二三，三，二十七日中。

燐 火

## 月兒的伴侶

心華

孤另另的月兒，

不要寂寞呵！

有羣星小妹妹伴着你呢。

## 痛史

心華

假若我有一個小小的書架子。

我必定將我那些沈悶的痛史陳列在那裏。

## 過活

心華

我走着想：

『我要怎樣過活？』

忽地一聲『北京晚報』

是窮苦小孩子的賣報聲，

二十七

打斷我的思潮；

「他們也要過活呀。」

### 請莫寫罷

詩人！

請莫寫罷！

這樣穢濁的境地。

靜等着些——

靜美的月夜啊！

### 相贈

山用泉水灌溉小草，

小草沒有什麼報答——

但死了的

却將整個的屍體相贈。

### 現在

怕死的是杞憂，

心  
華

篤  
周

篤  
周

但樂死的却又不能即時謝絕了現在。

### 送終

咚咚的鼓聲，

完結了無數的人的生命。

### 擾

壺裏的水爭先恐後

去受壺底的熱，

終還須風涼了給人們飲。

### 小詩 二首

動盪的春風

將陰雲的皺摺鋪平了。

道旁驟馬的喘息，

將我同情之燈燃着了。

### 春柳

篤  
周

篤  
周

復  
仁

復  
仁



在已往的嚴冬，

我曾見你枯枝槎桠；

在已往的和春，

我也曾見你綠葉的萌芽。

今春又來了，

但冬却也隨在後；

被風搖灑而倒垂的楊柳呵！

### 靜默

伊們四目無語的凝視：

足音的雜沓，

鐘聲的滴答，

無形中神秘代啓了伊們的唇，

蕩漾着沒有說出的鼻息。

復仁

### 歸途

緩慢而急躁的行着，

在溶於驕陽的長途上；

有時一排高屋阻礙着日光，

我却得了頃刻的清涼。

### 榆葉梅

淡紅的花，襯着嫩綠的葉；

臨風搖曳，好似微微地笑着。

怪那「爲誰忙」的蜂兒，

來去飛地穿着！

蜂兒！蜂兒！

太陽快西沉了，明日再「辛苦」罷！

十二，四，十二。

復仁

逸

## 私生子

燐 火

李仲剛

二十九

人物：

林明輝 四十歲。

林太太 三十九歲。

梅英 使女，十七歲。

朱萬祥 二十歲。新用的僕人，也就是他們未

婚前的私生子。

朱母 五十歲。撫養萬祥長大的母親，纔從鄉

間來。

布景：

林宅內一間並不十分整潔的房屋。通外面的門正開在中間，當門開的時候，隱約顯出幾盆鮮艷的花在門後。門右面擺着一張長條桌，許多酒瓶和盛菜的罐挨次排在桌上，桌下積着些不用的碗碟，幾條麻布袋覆在上頭。沿右邊放着一個茶几，旁圍幾把椅子。通後院的門開在左

邊。牆角懸掛一幅耶和華在野的圖，一張方桌同幾把椅子就擺在圖下。一對精緻的瓶盛着兩叢要衰頹的紅花；同茶壺茶碗雜亂的放在桌上。牆上掛幾付字畫，都讓塵灰弄得有些模糊了。

開幕時：

林太太坐在靠近方桌的椅上，一手持着茶杯慢慢的喝乾，一手斜支在桌緣，留神聽朱母講鄉間的故事。朱母纔從鄉下到城裏，爲瞧萬祥而來。上身穿粗藍布棉襖，手裏拿着一個包袱；坐在小凳上，娓娓講了許多鄉村的見聞，這時稍爲歇止。

林太太 我從前在鄉間住的時候，那種快活，真是再也找不出來那樣的高興啊！

朱母 不一定，太太，我們鄉下人平常總以爲進

一踏城，和上一次天差不多呢！輕易不得上城裏來。有時我們聽別人說城裏怎樣怎樣的好，心裏癢癢，恨不得立刻就到城裏逛上兩三天；不過，沒有這樣容易的事。何況年年要料理莊稼，分不開身；又要照護三四個孩子，那真是麻煩個不了呢！現在好啦，萬祥在您這裏當差，我藉這個機會，常常來看望看望他，也正好逛一逛城裏熱鬧的地方呢！不過，如今……（心裏忽然悽惻，沒有說出。）

林太太 其實在城裏住長久了，一樣是討厭的！那些熱鬧的地方，也不過是看許多人擠來擠去，沒有一點興趣。我就是這樣，總想搬到鄉下住，再領略領略年青時候在鄉間的樂趣。（轉成嗟嘆的口氣）完了，如今我也慢慢要老起來，就讓搬到鄉間，也尋找不出從前的快活了。

燴 火

朱母 太太，是的。人的性生成就是這樣，什麼地方一住長久，自然會討厭了！從前我們在鄉下聽說城裏好，很想搬進城裏住；等到在城裏停上一兩天，我覺着也沒有什麼特別好處比鄉下強過許多。可見一動，其實不如一靜！

林太太 我倒以為住在鄉下總比在城裏好些！但是，我也實在怕太冷清了，讓人孤寂得難受！

朱母 太太沒有少爺嗎？有幾位？

林太太 （臉色一動，仰望着耶和華的像。）我嗎？有……沒有一個孩子呀！

朱母 實在，做男人的要是沒有孩子，還不覺着怎樣的淒涼；要是女人沒有一兩個孩子，年青時還不覺得那麼難受，趕到快老的時候，自然就要覺得冷清了！

林太太 是，我也常常這樣想，女人除了她丈夫

以外，最親愛的再沒過自己孩子了；然而有時女人把自己的孩子看得還要比丈夫重些。不錯，我剛纔彷彿聽你說，你有三四個孩子？

朱母 啊，是。我有四個孩子：大孩子在家裏幫助他父親種地，老二老三給人家放牛，至於小孩子在家裏一天不是睡覺，就是淘氣呵！——鄰居都常羨慕我們夫妻，有這些男孩子，其實他們真能把我忙死，那裏來得福氣呵！不過如今都長大了，我也落得清閒些了！

林太太 鄰居的話實在是對呀！你的福氣很好！

朱母 唉！我們也只是沒有什麼罪孽罷了！

林太太（如有所感）我現在想照你那樣子忙幾個月，還沒有這福氣呢！

朱母（注視太太。）我看太太還很年青，不要老在這上頭憂愁就好了

林太太（神色不寧。）不，我知道我們是不會有孩子的！

朱母 是什麼緣故呢？

林太太（很淒涼的。）那個，天最明白！

（兩人靜默，林太太給自己斟茶。朱母兩眼望地，出神的想着。）

林太太 你不喝一杯茶？

朱母 什麼？太太，請再說一遍！

林太太 你說了半天話，不喝一口茶嗎？

朱母（笑着。）不，太太自己請用罷！

林太太（端茶碗給她。）不妨事，不要客氣纔好！

朱母（望見茶色。）多謝太太！那是這樣的顏色

！多謝太太，這茶色比我們鄉下顏色濃的多了

！是，我們沒有這種福氣，太太自己請用罷！

林太太（剛喝着，忽然放下茶杯。）你四個孩子？那麼這一個呢？在我這裏當聽差的——萬祥，不是你的孩子嗎？

朱母（面向茶几，拭去眼淚。）那個，萬祥嗎？

他是，不是，他是我撫養的孩子！

林太太（驚訝的問。）撫養的孩子？誰的孩子？

朱母 是的，我撫養的孩子。唉！可憐的孩子！

林太太 他的父母呢？竟這樣忍心拋却自己親生的孩子？那真不是人啊！

朱母 可憐！那傷心的孩子，還不知道他的真母

親是誰呢！實在，那是沒有心肝的父母！自己的孩子，一點也不知道親愛！——那不是人！

林太太 他的父母怎樣把孩子托付給你呢？

朱母 沒有那麼會事！他的父母連我們也不知道是誰。只是從河水邊拾來的。

林太太 私生的孩子？（站起，倚在桌邊。）河邊嗎？沒有死？（默默思索。）呵，怎樣？你可以告訴我詳細的情形嗎？

朱母 我……可憐！那孩子將更要孤苦了！

（林明輝從外門入。朱母很謹慎的站起。）

林 怎樣？你們還在這裏閒談？萬祥在什麼地方？

林太太 萬祥嗎？他到街上買東西去了，所以還未曾見着他——媽。

朱母 多謝老爺費心！

林 不要緊，你今天能趕出城外嗎？

朱母 這……怕不行，總得留一兩天罷！

林 那麼……住在那裏呢？

朱母 這個……實在沒法，住在店裏也就可以。

林太太 我看你不如住在我們家罷！明輝，怎麼樣？

林 我也是這個意思。你們母子也可以時時在一塊，免得分在兩處，誰也掛念誰。

朱母 多謝老爺，太太。不過，實在不敢攪擾，請太太放心好了，

林太太 不，你一定要住在這裏，因為我還想聽你許多故事呢！

朱母 那………

林太太 你嫌我們家同你不合適嗎？

朱母（急聲。）不，這是那裏話，我從來還沒有見過呢！

林 沒有什麼，就住在這裏好了！免得住在店裏又要花錢！

林太太 不用客氣啦！（走到通外室門口，探出

身，又縮回。）梅英！梅英！

（梅英雖不十分美麗，然而姣俏之中，很顯出些城市的美；是一個意志容易浮動的女子。——急忙跑上。）

梅英 太太，什麼事？

林太太 今天萬祥的母親就留在咱們家裏，停一會，你讓他們給她預備一付牀鋪。

梅英 誰？（轉過身軀。）是媽嗎？慫是萬祥的媽？

朱母 姑娘，是的。

梅英 好極啦！我………（陡地停住。）

林太太 你陪着她等萬祥回來，我到裏邊去。（走到內室門邊。）

林 瓶裏這些花怎麼這樣萎敗？

林太太 也是的，梅英，有工夫你順手就把他換

新鮮的來。

梅英 我一會就換上鮮嫩的！

〔林太太同林老爺一齊走入內室。〕

朱母 姑娘，你的名子是——

梅英 我叫梅英，你不要忌諱，只管叫好了。

朱母 姑娘，在這裏停了幾年？

梅英 我嗎？我是從小就沒有父母……

朱母 哦，哦，怎麼樣？

梅英 我父母死的非常之早，他們的容貌我現在

一點也記不清了！後來不知道怎樣，我就過來

侍候太太，其實太太待我比平常的姑娘還好得

多呢！——你手裏提的什麼？

朱母 〔提高包袱，神情黯然。〕這是萬祥的衣服

！姑娘，你老實告訴我，萬祥在這裏好不好？

老爺太太不喜歡他嗎？

燭 火

梅英 他是怎樣的爲人，您還不知道嗎？像他這

樣人，誰還能不喜歡嗎？〔臉微紅。〕

朱母 那我就放心了！我望姑娘能常常照護他指教他纔是。

梅英 〔轉身向字畫瞧去。〕鄉下比城裏怎麼？有城裏好嗎？

朱母 講熱鬧自然不如城裏；不過比城裏清靜得多。姑娘也喜歡鄉下嗎？姑娘如果願意，將來到鄉下的時候，請到我們家住些日子好不好？

梅英 我嗎？謝謝您的好意！我將來要是能去，一定到您家裏，不過，我很捨不得城裏這樣熱鬧呢！

〔萬祥是一個很沈著的少年。——探進頭來，急促的一瞥〕

朱 沒有人？誰？那是媽媽？

三十五

〔極高興的跳進來。——朱母也如同得勝的望着他。〕

朱母 呵，呵，是我。我剛從鄉下來。你做什麼去了？

朱 太太讓我到街上買些東西。怎麼？梅英？

梅英 〔感動的望着他〕。怎麼樣？買來了嗎？

朱 〔搖頭〕沒有。媽媽來了有些時候嗎？

〔梅英走到方棹前捧起兩瓶花，從外門走出。〕

朱 要換嗎？

梅英 太太讓我把他換些新鮮的來。

朱 〔替他開着門，面可向着他的母親。梅英捧花從他身上拂過，嫣然一笑；但是他沒有十分注意。〕父親同弟弟全都好罷？梅英小心些！別摔碎了！

朱母 〔注視着他，很悽然的。〕好，他們都好；只有你小兄弟身上不野服些。

朱 病重嗎？

朱母 不要緊，在咱們鄉下那還算病嗎！——你變了！

朱 變了嗎？媽媽還很好呢！

朱母 你在這裏怎麼樣？

朱 他們待我雖然好，但是我心裏總覺着有些不自在；或者，是我沒有當慣了罷！

朱母 只要這樣，我們就放心了！凡事都是這樣，你安心做去，自然就覺着好了！

朱 是的，媽媽，請放心！——您手裏的包袱做什麼？

朱母 〔心中游疑不決，所以沈默了一會。〕這……這是從前的衣服，你，是的，好好保存着



牠，那對於你很要緊！你拿去罷！

朱 從前的衣服？以後家裏不要再費心了，這裏待我很好，吃穿全都不缺欠；並且每月還有三塊錢的工金，這也夠我用了。

朱母 那就很好！拿去罷！呵，你將來的希望就要從這衣服裏生出來！

朱 什麼？

朱母 （將包袱遞給萬祥。）你自己看罷！

朱 （很快活的接住。）媽媽，那三塊錢我用不了，我想每月給你們寄去一塊錢，其餘的我自己留着使用，媽媽，無以為怎樣？

朱母 （很傷感的。）那是你的好意！不過，你自己留着花罷！

朱 媽媽給我帶來些什麼好衣服！（打開包袱，那裏面是一身綢緞的剛生下孩子的褲襠，和很

熾 火

厚的一塊大絨氈，上面有許多陳舊的血的污點。他一件一件的拿起來，奇異的看着。）呀做什麼？這樣小的衣服？媽媽，這是給我的嗎？還是誰的？

朱母 （面色很悽慘，語調有些顫抖。）那是你小時的衣服。孩子，咱們什麼都完了！

朱 什麼？家裏有什麼變故嗎？

朱母 孩子，不用亂猜，家裏沒有什麼變動。只是你現在必定要明白一件事情！

朱 （不安的走到茶几前，但是，又走回來。）什麼事？

朱母 你如今二十歲，也可以不靠別人了。只要你自已處世多加小心，不要做對不起人的事，也不要做太吃虧的事；讓你的心時常安寧，不要過分的猜忌憂傷。我們的心對於你總算是盡

到十二分，沒有一點慚愧；不過以後你要獨自過許多日子，所以我們盼望你——你要曉得，我們誰不願意你有一天飛黃騰達呵！你要好！

朱 媽媽你實在是過慮，我明白這是母親的好意——不過我疑惑，很不明白，媽媽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話呵？

朱母 那是一個早晨——不錯，那天起了很大的風，我記得咱們豬圈上的草莖都讓風給吹下來，還有……嗚！我又說遠了！是的，你爸爸起來很早，他見天色不好，立刻就往——往那裏去了呢？我想一想再說……

朱 （最先留神的聽着，以後很煩躁起來。）做什麼？這些……這些……這些與我有什麼關係？

朱母 你不要着急，我自然慢慢都會告訴你的。

這……說到什麼地方啦？呵，不錯，他往……往……

朱 他，父親嗎？告訴我，怎麼樣呢？

朱母 對了，你爸爸那時有一隻小船在河岸邊停泊着，差不多都快腐壞了；所以他便急忙跑到河邊，因爲這隻小船恐怕再經不起大風給刮壞了。可是……

朱 船又怎麼樣？這隻小船……怕風刮壞了！

朱母 那時天還沒有十分亮，稀淡的幾顆星星還閃爍在天上，沒有隱去，風又刮的很大，我不讓他出去，可是他冒着冷就跑出去了。於是這件事情……

朱 您要告訴我的？

朱母 你父親出去之後，真奇怪呀，我心裏不知怎樣就亂起來，並且坐立都不安寧。我想一定

要有什麼事情發生：船讓風給打破啦？他出去中風受涼啦！——我心裏正在猜疑，只見你父親面上慘白的，亂喘着氣，步履錯亂的跑進來，……

朱 怎麼樣？船竟然毀壞了嗎？——可憐的父親！那時你們要怎樣的着急呵！

朱母 你不要攔進我的話！是，對了，風那樣的凶猛，他還是出了一身汗。他雙手正抱着一捲小包裏，呵，不錯，就是這——大氈包着。

（戰戰抖抖的將那絨氈提起，又放下來。）是的，還有許多血點。我怕急了，以為是你父親從那裏作賊偷來的東西。……

朱 偷？我父親是賊？

朱母 你安心，他不是賊，他是一個好人！你聽我說……後來我仔細一聽，那……我現在

還記着，是很低的幽細的哭聲，從那絨氈裏隱隱的透出來。我明白了！他一面交給我，一面就把詳情講給我聽。我揭開那包袱，天呀！那樣好看的一個小娃娃！

朱 那是一個人——小孩子？誰拋棄的？——不錯，父親怎樣的講呢？

朱母 他說：「當我從家裏跑出來，狂風直捲着沙土向我臉上打，我閉着嘴一口氣就跑到河岸。可喜上天保佑我們，船並沒有一點損壞。我扯身要走，就隱約聽見細微的哭聲不住抽抽噎噎，那時四野一個人影也沒有，我心裏非常的害怕，以為是鬼在那裏叫號。但是我仔細一望，呵，實在，離我一丈多遠有一捲絨氈，上面有許多的血點……」

朱 就是那個小孩子？

朱母 對啊！他本來不愛多管閒事，轉身就要走，可是那孩子的哭聲像一絲絲的打動了他那硬心腸，不由得他又走向孩子去，……

朱 終久抱到家裏來！

朱母 那時我們正愁沒有一個孩子；又因爲那孩子穿的很闊綽，不像貧家所築的模樣，於是我們就撫養起來。可是最苦的我既沒有奶，又不懂得怎樣保養孩子，……

朱 可憐的孩子！那麼，該怎麼辦呢？

朱母 天老爺曉得我們怎樣照料孩子的方法！實在，天老爺把你保佑得這樣大！

朱 （絕不料孩子就是自己，驚得直跳起來。）

什麼？那孩子就是我？那讓父母扔掉的孩子會是我嗎？——是我？

朱母 可憐的孩子，不要情急！安寧些罷！我們

很高興，天老爺居然保佑你成人了！你看，唉，我知道你聽見以後，會難受的！你那臉色……不要太傷心！好孩子！

朱 （由驚疑的情態，漸漸潛移到內心的慘痛；像戰場中失敗的人一樣，缺勇氣而全身顫搖的坐在椅上。——最後他忍不住哭起來。）那早晨，那狂風亂刮的早晨；我……就是這絨氈包着我……

朱母 不要哭！呵，呵，哭——不要哭！唉，你哭？這怎麼辦呢？（勸慰的結果，就是她那慈心的淚也隨着哭聲流下來。）

朱 （強拭去眼淚。）這——那——唉！我的父母呢？

朱母 （搖首。）我不知道。

朱 （很悲憤夾着希望的聲調。）他們始終沒有來

看我一次嗎？

朱母 自從我們撫養你一直到現在，從沒有一個  
人來探問過你。

朱 一次——一次！

朱母 沒有。

朱（兩手搓握着——失神的放下來。）呵，我是  
一個沒有父母的孩子！

朱母 不要傷心！這是一樣的！你雖然沒有父母  
，也一樣長成了這樣一個大人！——實在，你  
是一個好的！

朱（突然握朱母的手。） 媽媽，你是我的媽媽  
。我願意養活你老人家，你不要使我失掉了媽  
媽這樣甜密的稱呼！呵，媽媽！

朱母（撫摸着他的頭髮。）不過……

朱（失望的站起來。）怎麼講？您不心愛我？

燭 火

朱母 我爲什麼不愛我親手撫抱大了的孩子呢？

是呵，我爲什麼不愛你呀？是啦，你不要胡思  
亂想！

朱 那麼——媽媽你不要隱藏，清清楚楚的告訴  
給我：現在我們應當怎麼樣？

朱母 你不要着急，我自然慢慢都要講給你聽。

——是的，你如今長大了，很可以自謀生活，  
不依靠着別人了！所以家裏人商議，教我把這  
件事情給你講明白：第一我們自己還要有個四  
孩子，第二因爲你實在不是我們家裏的人，第  
三……

朱 如今我明白了！

朱 呵，你明白？

朱 我知道媽媽疼愛我也不下於那四個可愛的兄  
弟，一定不會也把我拋棄了。這一定是……

四十一

朱母 好孩子！我是疼愛你的！可是你如今成人了，應當給自己想辦法了！

朱 （自語。）我是一個沒有父母的孩子！實在，我今年二十歲了！

朱母 如果你覺着太孤寂，你還是常到我們家鄉

——你那老地方來！

朱 不錯，謝謝媽媽的好意。不是媽媽——我不能換一個不認識的名子！

朱母 這個沒有什麼。所以我們盼望你好好的在這裏，自己平常多加小心，不要惹出是非來！

現在，你自己應當多加一番用心，挑起那根沈重的大擔子！——實在，他們待你也很好！

朱 他們？老爺和太太？呵，他們待我是不錯！

（將散亂的包袱整好，緊夾在腋下。）是，媽媽稍等一等，讓我把牠放個好地方保存起來。

（梅英捧着兩瓶鮮艷的花迎萬祥面入，迅速的瞥了他一眼，將花瓶放在桌上。）

朱母 姑娘，這真是兩瓶好看的花！

朱 梅英，這是我一個要緊的包袱，願你小心的替我保存着。

梅英 什麼？你的包袱？我很……（望了朱母以下，遲疑的看着包袱，又望了望萬祥。）很高興！——怎麼，太太沒有叫我嗎？

朱 沒有。你？好，我自己來……

梅英 那——你交給我罷！（接過包袱，很快的從中門跑出去。）

朱母 你交給她？不錯，那是好的！

（通後院的門丟然開，屋中可見林太太之背影，漸漸退至門檻前。）

林 （在內。）你把她叫來，頭一件我們應當先問

明白這件事，……實在令人可疑！……

（聲低不可聞。）

林太太（向內。）對呀！應當先問明白，免得將來有什麼錯誤。（扭轉身向屋中走進來，目光頻視萬祥；但是很敏捷的又同朱母談着話，以遮飾自己這種不安而奇異的神情。）朱奶奶，們正講着話嗎？——呵，說什麼呢？怎麼樣，你決定住在這裏？哦！你們還沒有講完話嗎？

朱母 太太，呵，怎麼？——有什麼事情用我嗎？

林太太 沒有什麼，老爺想打聽你一件事情。

朱母 呵，老爺？這——怎麼！

林太太 不，我還想聽一聽，你告訴我那個故事。要是你不願意，——沒有什麼，我很想知

燭 火

道……

朱母 好！只要您願意！

林太太 那麼你——我們到後面談去罷！（步履遲遲的同朱母欲下。）呵，萬祥！——沒有什麼事。（與朱母急下。）

朱 奇怪！她們總是這樣！（眼神不一瞬，直送出她們，似欲測那不能量的深壑，不可告人的隱謎。）

（梅英很快的探頭一瞥，便輕盈着身體，微微顯出笑容，走到萬祥身邊。）

梅英 萬祥！

朱（並沒有聽見誰走進來。）她們是永久保存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梅英（用手拍了他一下。）什麼事？

萬祥（回頭見是梅英，便指着門；像深思的緩延

的說。）奇怪！我不知道她們有什麼要商議的事！

梅英 你媽呢？

萬祥 適纔太太將她叫進去，並且老爺有事情要同她商議；但是太太不轉眼的釘住我，——如同一條毒蛇剛出洞穴，不住閃閃的瞪着我。唉，我說的太過分了，可是我怕有什麼不吉利的消息呢！

梅英 不吉利？

萬祥 梅英，我心裏很不安寧；不是，我這心好像正在跳躍得很利害。她們有什麼要商議的事情？

梅英 我看是你自己疑心生暗鬼，胡亂猜疑罷了。

朱 我好像覺着她們是在議論我。——理她們呢

！

梅英 剛纔你和她老人家說話，可曾把我們的事情告訴給她老人家？我以為——

（她不自然的低下頭，隨後就撫摩着他的一隻手。）

朱（情不自禁的笑起來。但是立刻便惶忙的強止住笑聲。）怎麼樣？你以為——

梅英 我以為我們二人的事情，還是保守着秘密，不要讓別人知道纔好。（斜視着他的神情。

）況且傳到老爺太太的耳朵裏，怕不立刻要辭退你我！臨到那時我們再着急想法子，還來得及嗎？

朱 那麼這秘密保守到什麼時候纔可以表露出來呢？

梅英（默默無語，很無聊的走到長條棹前，舉



起一個酒瓶在耳際搖動。）這是什麼酒？這樣紫紅的顏色！

朱（心裏忽然感觸到朱母告訴自己身世的話，也便悵然望着她；最像竭力興奮着走到梅英前，很柔和的將她手中的酒瓶取過放在原地。挽起她的左手，和自己的搓握在一起。）現在我們不需要這紫紅色的酒；我們應當尋覓一條平坦的路，那條路是我們現在必要走的！——梅英，我覺着你好像很愁悶的。怎麼樣，你有些害怕嗎？

梅英（摔開他的手，身子退到茶几前。）我不懂得你的話！我腦子裏似乎要發漲了！真是煩鬱得我要死！——我害怕嗎？大約是罷！

朱 那麼你以為怎樣？

梅英 我一點也沒有主張，任憑你能。

燐 火

（她又走到棹前搖動着酒瓶。）

朱 梅英，那麼第一——你聽我的話，不要動那酒瓶！那麼第一我覺着還是走明路的好！

梅英（更使力的搖動着酒瓶。）我們第一要使老爺和太太知道嗎？——是了，你簡直成心同我作對！（她哽咽起來。）

（萬祥挨近她的身旁，將酒瓶從她手中取下來，放在棹上。理着她的鬆散的頭髮，微微嘆息了一聲。）

梅英 唉！我信任你的話！反正我要是你的老婆，我也不能不信任你！但是以後怎麼樣呢？

朱 你告訴我，你真愛我嗎？

（他緊緊的握住她的左手。）

梅英（面含羞赧，頭幾俯於胸懷。）我嗎？——做什麼呢？唉！我……我……我不知道！或者有

四十五

一點兒……爲什麼你要問這個呢？難道你不知道嗎？

朱（兩臂全然無力的垂下來。長嘆了一聲。）

現在我的地位變動了。我不是姓朱，我原是一個沒有父……爲什麼我要講這話呢？我簡直要瘋了！

梅英 你——我真有些害怕！

朱（又握住她的手。）不要害怕！還是說我們的正經話罷！——你真願意嫁我嗎？

梅英 你從前已經問過了，爲什麼還要問呢？那麼我再說：「像你這樣的人不嫁，我還嫁誰呢？并且除開你，老實話，我是誰也不願意嫁！」

（她急忙脫開萬祥的手，跑到方棹前面椅子上坐下，心裏還不住的突突的跳躍。眼珠四外

亂轉，彷彿是懼人聽見她那些話，要譏笑嘲罵於自己。勉強將鼻嗅着瓶花的馥郁，以掩自己的心浮。最後注視萬祥，微笑而出。）

朱（站在原地，目不轉瞬的注視在梅英，直待她出去，纔緩行到方棹前面。）實在，她是一個實心的女孩兒！她不像一個了環，……穩重，並且活潑，……她天真！和這朵紅艷的花一樣！她還不曉得我是一個沒有父母的孩兒！誠然，我是一個私生子！……我要努力……不久我們便可以結婚……（他無神的坐在椅上，嘴裏微弱的哼着，頭一直垂在腦懷。）我的父母……一次……唉！沒有父母……她是一朵鮮花！……沒有父母！

（林明輝的心很像一個不經意的小瘡，在皮膚裏慢慢腫脹起來，以後蔓延潰壞，直到今醫

生不易救治。那赤腫的潰瘡在他心中生着，致使自己刻刻在恐懼的念頭和希期的欲望裏。——他走入室裏。面上顏色的迭動，似乎正和心裏的不安寧相呼應。他咳嗽着，站在門前望着僕人。

林 你獨自在這裏？——梅英呢？

朱 （從沈憫中急促而不自然的立起，低垂下頭。）這是——呵，老爺！有什麼吩咐？

林 （很不安然，走到茶几前；但目光久久是在注視着他。）哦，你並不是——你是……！這是什麼話！現在，你把梅英叫來。

朱 （很疑惑并且驟然的抬頭起來，眼神斜睨；明輝急避着他的視鋒。）是，我就叫她來。

（萬祥從中門下。）

林 他還不知道呢！他有些傲骨——不像一個卑

增 火

賤的奴才！（他在屋中來回的走着。）我要洗去我從前的罪惡！……我應當這樣做！……這是對的！

（林太太同朱母走進來。）

林太太 怎麼樣？明輝？

朱母 老爺，太太，你們實在是世上再好不過的人！我活到這樣年紀，還沒有見過像老爺太太這樣慈善的人！你們可憐他，真是我想不到的事。其實他從我眼裏一寸兩寸往大的長，那我就是死後也忘不掉；全村裏孩子——就連我的四個孩子，也無論誰都比不上他那樣的可愛！可是他沒有父母，我知道他是要傷心的，保不定將來不小心就弄出什麼參差來。呵，呵，只要老爺太太可憐他時常原諒他，那麼不但他幸福，我們便覺着也很光榮了！——可惜他并没

四十七

有多讀些書，這很耽誤了他不少的前程！萬祥是一個好的……對啦，老爺和太太真是世上少有的人！

林（很煩亂的。）不，我們應當——你也是一個好人！不錯，你比我們還要好過許多倍！

林太太 這簡直比鋒利的刀尖刺了心還難受呢！

朱母 對不起！老爺和太太，我如今要到下房歇一歇去。實在——這是——您——我一點也不懂得禮節！

（朱母從中門出。）

林太太（她靠近她丈夫坐下，面上很憂苦的，時時仰首望着耶和華的像，又仰首望着她丈夫的臉。）怎麼樣？唉，我現在一點主見也沒有，我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如果他真是我們從前未結婚時生的孩子，那該怎麼辦呀——唉！我

們半夜三更把他扔在河邊，以為誰也不知道，一定不到天明便會讓上帝收了去；可是，唉，上帝就在那時候開始懲罰我們了！你知道他怎樣懲戒我們嗎？

林 懲罰？

林太太 我心裏時常像海永一樣的跳動着，我總以為這要成一個報應；你想自從我們拋棄了那可憐的孩子，可曾生過一個孩子沒有呵？——我們扔了自己應當有的孩子，所以他再永久也不使我們收留住一個孩子！他——天——罰我們罰得太苛虐了！（她微微哭泣起來。）我還記得：當你抱出他——他們的小寶貝以後，他還儘着他的小喉嚨吱吱的哭着。他那樣的哭聲，彷彿是叫着媽媽，我沒有一天忘了那哭——哭——哭。

林（先還靜靜的聽着，隨後心惶意亂，藉着數自己在屋中徘徊的小步，遮飾自己的難受。）

這個……一——二——三，我記得我還親了三次那嫩白的小臉！不提牠——二——三——四，我到現在還覺着他在在我背後微微的哭着。（他急忙用手絹拭去眼淚，勉強湊在瓶花邊聞香。）這花真鮮艷得可愛呀！

林太太 天絲毫也不容我們的罪惡從羅網裏漏出去！他加倍的罰我們，好像有意使那可憐的孩子正在自己不知道的父母的家裏頭，并且還是當我們的奴隸！我們的孩子，……可憐如今正做着我們自己的奴隸！唉，我後悔……

林 不是這麼說，呵，呵，你不要這樣想！（手足不知放在什麼地方才好。）孩子——奴才，不對；天讓我們拋棄的孩子仍舊到自己家裏來

，或者正是給我們一個贖罪的機會。——奇怪——我心裏怎麼這樣不安！（他勉強的坐下，但是對於自己的沈靜是無效的。）實在，如果我們可以認出那絨氈，能够證明萬祥就是我們的孩子，那我們一定要揭穿了這件秘密不要再在心裏隱藏了！——這實在是最難受的事！

林太太 我又想起來了，那絨氈——那樣的顏色！就草草的把他包在裏頭！他那小小的白胖身體，從來沒有見過那樣似玉石的白，我從來沒有再見過呀！……那時我似乎暈過去了，等我醒來，他——他正在我懷裏！——可惜我並沒有瞧清他那一雙眼睛是怎樣的睜着！——我們把他扔在野地了！（她繼續着啜泣起來，很是傷心。）

林 你不要提起從前的事，那太……你們這些

女人！呵，不要緊，無論如何，我們要把他收留着；不然，我們心裏太難受了。我不知道你，但是我明白我自己。可憐我爲了這件事，足足受了二十年的罪了！——我總是隱藏着，沒有告訴過人，有時我簡直不敢去想那件事，但是他總像一幅幽畫，時時在我面前擺着！二十年——我也够受了！（他也嗚咽起來。並且很快的站起，在屋中徘徊着。）

林太太 二十年——不錯，那時我纔十九歲。可是我如今三十九歲了！我還記得以後我們就急忙搬到城裏，在禮拜堂結了婚。我們逃避了家庭，聽說不久老爸爸便死了……那是爲想我而死的！……以後再也沒有離開城裏。一點也不差，整整二十年了！——不錯，我也老了，可是你也有些彎背。唉，我們不久就要死，

我們都老了！

林（驀地站住，以手微叩着桌面。）這太難受，我們一定要收留住他！

（梅英面頰稍紅，髮亦微亂，心腦突跳，步履倉卒而上。站門前，極力求鎮住自己心裏的浮動——爲什麼來遲的原因，屏息望着他們，靜待吩咐。）

梅英 是老爺讓他——萬祥來叫我？

林太太 梅英，你什麼事？怎麼——我看……

梅英（急接住說。）沒有什麼事。老爺，做什麼？

林 我等了你半天，以後不要來得太慢！——適

纔萬祥他媽拿的那個包袱在你那裏嗎？

梅英（很不好意思）。這個——這個——

林 他媽說萬祥交給你，那麼你給我拿來。

梅英（原有些着漸，但立刻轉成疑惑。）什麼？這怕——

林 怕萬祥知道嗎？這個不要緊，你給我拿來。

梅英（心意躊躇，不敢決定。）他讓我好好的替他保藏着。

林 他知道了也不要緊，這於他有好處的。你快給我拿來。

梅英 好，我拿去。

（她轉身走出。）

林太太 奇怪！萬祥的包袱讓她保存着！

林 我們不要過問那些瑣事！

（地們兩人都靜默着：因為彼此心中都是同樣的在沒頭緒的思潮裏起落不寧，不曉先說什麼話纔能將胸中的煩鬱吐出，所以都不言語的等着希望和安慰。她有時望着耶和華的像，他

有時望着地上。但是二人同時都你瞧着我，或是我瞧着你；然而彼此的眼光都有些懼怕，誰也不敢正眼看誰。無聊中也同樣回頭向中門望着，寂寞的等待那唯一的證物。——這樣的情形過去一兩分鐘。）

林 唉！

林太太 我簡直不明白自己的心在什麼地方。

唉！我這頭像漲起來了！

林 我也一樣！

（萬祥在院裏喊着，他們不言語的靜聽。）

朱（在院中，很急促的向梅英嚷喊。）梅英！那包袱——你要拿到那裏？

梅英（似乎可以聽到。）這——萬祥，不要！老爺和太太……

朱 爲什麼呢？

明輝不耐的咳嗽了一聲。——梅英提包袱匆忙進來，有點不高興。）

梅英 老爺！

林太太（全神注視在包袱上，迅速的站起，將包袱解開，放在棹上。）呵！天呀！

林（在旁邊瞧着。）呵，呵，——絨氈！

林太太（一件一件的抖起。）一點也不錯！呵，這是絨氈！——這是衣服！呵，呵，一點也不錯！

（明輝在房中急步，因為心中充滿了興奮的情感，反說不出話來。）

（林太太只是翻弄絨氈——衣服。）

（梅英極詫異的站在門裏，原是不敢走近，遙遙的望着。但這時更呆木了。）

（在寂寞中，只見萬祥闖然而進，默默望着

包袱；臉色顯見得受了劇烈的激刺，不過很沈穩的不言語。第一是林太太跑到他面前，搖着他的左膀臂，一面拭着淚，一面呶呶唔唔的嚷着。林老爺也停住脚看他，有些不相信那便是自己的兒子。

（梅英如同掉在迷霧裏，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沒有人注意到她，大約是忘了罷。）

朱太太！怎麼會事？

林太太 呵，呵，一點也不差！不，那是你小時候的衣服？

朱（急閉開太太，奇訝的問道。）不錯，那是我小時候的衣服。但是老爺和太太爲什麼要瞧我小時候的衣服呵？

林太太 我糊塗——你告訴我，你媽告訴了你的



的歷史嗎。

林 你不要以為我們有別的意思，不要害怕。

朱 多謝老爺，我並不害怕。不錯，剛纔我媽曾經告訴過我的歷史。他說我不是她的兒子，是一個沒有父母的孩子，沒有父母！……老實些說，我只是一個私生子！——二十年前有一晚晌，刮着極大的風，那時四野沒有一個鬼影，只有我讓這絨氈裹着，在河邊哭。我不曉得我的父母爲什麼扔掉了我；但是天可憐我這沒有罪的小孩，居然從那樣可怕的深夜，那樣大的狂風裏，保佑我活到這樣大！我沒有父母，只是一個私生子！

他悲憤的敘述自己所知道的歷史。最初低着頭，漸漸將頭仰起，望屋頂長嘯一聲：「我是一個被父母拋棄的私生子！」

憎 火

林太太（不斷的拭揩眼淚。）可憐的孩子，那麼你想不想見你的父母呵？

朱 我不想見他們，他們全是沒有心肝的！——呵！不能！我也很想見他們……我的父母呀！

林 萬祥！你不要錯怪了他們，他們也是不得已！

朱（很興奮的，伸起兩臂，又無力的垂下來。）我不相信世上會有拋棄了自己親生的兒子的人！——我話太多了，老爺原諒我！太太不要傷心，實在我這事情太悲慘了！

（他走到桌前，欲整理包袱；不意回頭正瞧見梅英在門邊出神的聽着，他極不放心的問她。

朱 梅英！你怎麼了？

梅英（從迷惘中驚醒，不覺哭了起來。）你沒有

五十三

父母，那麼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呀？……沒有父母！……私生子！……讓父母扔掉了！

林太太（向梅英）你的心太軟了！

林（沈思半晌，好容易纔吞吐的說出來。）萬祥，你要明白，——這——固然——你要曉得，實在，我們不是別人——不是你的別人，一點也不錯，唉，你正是我們的孩子！你就是我們二十年前所扔掉的孩子呀！

（他走到萬祥面前，像要很使力的把他抱起來；但是不能，只好撫拍着他的雙肩。說話的音調很是悲弱，如同強忍着哭和笑一般。——萬祥全身顫抖，沒有言語。）

林 呵，你不要埋怨我們，二十年，我們爲你的緣故，良心上也整整的受了二十年的懲罰，實在是够了！——你要原諒我和你母親！過去的

事總算是過去了，那就是說沒有了，完了。你要原諒我和你母親！

林太太（靜聽着，不住的點頭表示對，後來淚便流下來，她一面提起絨氈，一面移移撒撒的述說着。那一雙淚眼時時向萬祥偷偷的看去。

）你父親說的一點也不錯。二十年，太快了！你如今居然長成這樣的大了！——那時我纔十九歲，及至生下你以後，我們本捨不得把你扔掉；不過我們要把你收留下，我所的名譽便要受一個大大的打擊，就不能再在社會上立足。後來不得已，我們忍着心用這個——絨氈包住你，由他——你父親把你扔在河邊。我全都告訴你，我們是一家人，呵，你一定要原諒我和你父親！呵，呵你，是我們的孩子！——孩子！

梅英 怎麼？老爺和太太？

朱（他絕想不到他的老爺和太太就是自己的生身父母，漸漸由驚異而慘痛，最後他支不住自己的情感——如同黃河潰堤，聲勢洶湧，汎濫到四野。他覺得沒有受過的一類異感，在心頭躍動。——他要伸出兩手抱住自己的父母，表示自己心裏的酸甜苦辣。）我的父母！……父親！……母親！我原諒……（忽然撒下手來，極快的摔開他們，走到茶几前。）不！我不相信你們是我的父母！我不知道！

林太太 一點也不錯，要是你不相信，這（提絨氈來。）便是最好的證明！你正是我們的孩子！你不要誤會！

朱 爲什麼我誤會呢？——老爺和太太！你們沒有我這樣的兒子！我知道你們的兒子定是一個人——有程度的人！不錯，我只是一個下賤的

奴才！

林 不對，不對。你實在是我們的孩子，這有許多的證物可以證明你是我們的孩子。呵，二十年的光陰，好容易纔把我們放過去！這二十年裏，我的心好像天天是在刀山上被刀尖刺破了隱隱的疼痛！好了，你正是我們的兒子！

朱 那麼，你們真是我的父母嗎？——够了，你們不要再讓我難受了！唉，我不是一個性情暴躁的人，你讓我說：我想我並不是你們的兒子！

林太太 萬祥，你是我生下的孩子呵！

朱（輕輕的搖頭，想了片刻。）不是這麼說，因爲——你們生下我，隨後拋棄了我，只等於沒有生下我！雖然這麼說，或者我想的一點也不對；可是爲什麼你們要扔掉我呢？

林 當時我和你母親還沒有結婚，那裏想到會有了你！這使我們爲難了許多但天是爲我們自己名譽起見所以又不得不硬着心腸把你扔掉！你要體諒我們名譽是第二生命！如果那時我們養着你，可憐社會上早不要我們了！

朱 你們替自己打算，可是我呢？——你們替我打算了沒有？

林太太 孩子，你不要這樣講！我們也何嘗不替你想呵！我們想——上帝！我那時爲你不知哭死過多少次呢？

朱（他長聲——失望的呼着。）你們只是爲自己打算！——原諒我！唉，我簡直要瘋了！（他承默——再繼續的說下去。）如今你們要和我相識，我立刻便要從奴才一變而爲少爺；——可是你們要曉得，你們這樣的家庭，也肯要識

字五六百的人嗎？——沒有受過教育，下賤出身的兒子嗎？

朱（似乎提醒了自己。）這個……這個……那不要緊！你是我們的兒子！

朱 唉！算了罷！我不是你們的兒子！二十年前，你們爲了自己的名譽，把我拋棄到河邊，二十年後，你們又爲了自己良心上的不安寧；想把我收留在你們身邊！那時我不是你們的兒子，爲什麼這時便會成了你們的兒子呢？——你們原諒我！我是一個人，不是可以爲你們名譽而受辱沒——爲安撫你們的良心而犧牲的狗和貓！——我簡直要瘋了！我知道我這話是不對的，可是我又不能不說。唉，你們原諒我！你們不過僅僅是爲自己打算，你們沒有替我想！算了罷！我只是一个奴才，并不是老爺和太

太的兒子！

林 你這話太利害了，我不知道怎樣對你講纔不錯！

林太太 孩子，不要那樣講！那不是應當對你父親或是母親講的話！孩，子你受過教育沒有受過教育那不要緊；我們既然知道你就是我們從前的孩子，你想還能把你假裝不認識，當沒有事的一樣嗎？

朱 老爺和太太的意思我明白不過我不能在這裏停留，我一定要走！你們原諒我！（回頭見梅英仍立門前，似乎呆聽入迷，於是很不自然的向着老爺。）老爺，我求你們答應我一件事，……這……就是……我要走，但是梅英——我們兩人很要好，我很想娶她，……就是她也很願意嫁我。我要同她一塊走，求老爺和太太

燭 火

允許……實在，她很願意……

林太太 （驚訝的了不得，轉問梅英，梅英，怎樣？——你願意嫁給他——萬祥？

（萬祥整理自己的包袱，一面隨他們的視線也注意在梅英的回答。）

梅英 （像平空中雷聲一震，不知如何是好；又心慌，又忽急——）我嗎？……呵，我不知道！從前我答……不，我沒有！（看了萬祥一眼，忽然又哭了起來。）他沒有告訴我，……私生子！我要嫁給私生子！……我不能……

朱 （顏色慘動得很難看，急忙提起包袱，跑到梅英前。——這簡直是他所想不到他失神的目光釘住她。唉，他完了。）梅英，你親自給我講……你撒謊！梅英，不要撒謊！你要知道我……爲什麼呢？

五十七

梅英（雙手蒙住臉，避着他那兇狠的目光。）萬祥！我知道……你是一個私生子！……我嫁給一個私生子？多麼不好聽呵！爲什麼你不早……唉！我不能……

（她很傷心的哭着，扭身便跑下去了。）

林（手足不知所措。）唉實在……

朱（他伸手要抓住梅英，但是沒有阻住。他全身顫抖，緊緊倚在長條棹上；眼眩，似乎什麼都瞧不見。頭頸微微垂下，雙足亦搖晃不定。）完了。唉，你們爲了你們的名譽，把我拋棄在鄉鄙野地，……我沒有多讀書，我沒有，受過極好的教育！……如果……二十年裏頭，我給人家放羊，有時我藏在廟後偷學人家讀書……我完了！如今你們爲求自己良心上的平安又想把我收留下，光陰過去了！……我有

父母！……她獻惡我是私生子，所以不嫁我！

……她像一朵花！……（他忽然將頭抬起來，

向明輝和太太一瞬。）你們是我的父母？原諒

我！原諒我！（他夾住包袱，要向中門出去。

——朱母忽忙迎面而入。）

朱母 萬祥。什麼事？

朱（握住她的右手，神色有些倉惶。）媽媽。我們再見了。

林太太 朱奶奶，他要走！我不瞞你說，他正是我們的孩子！你是好人，你替我們勸勸他！

朱母 做什麼？他是您的孩子？——萬祥，不要走！

朱 我不能！媽媽回到家鄉給我爸爸和四位兄弟問好。媽媽，世界上我只覺得你是一位最好的人。你從前勸我，我現在正要照你的話做

去，放心罷！

（他有些嗚咽起來，急轉身向老爺和太太，——

——朱母竟然哭了！）

朱 老爺和太太，請……原諒我！

林太太 不能！看上帝的面子，你不要走！

林 （很遲緩的。）你——不要——走。

朱 我一定要走！完了完了，我現在只有這一個

最親愛的包袱了！媽媽，……問好！

（他一手掩着面，踉踉跄跄的——夾着一個小包

袱——從中門跑了。）

林太太 （急忙的追下。）我的孩子！不要走！不

要走！

朱母 （遙向萬祥而呼。）萬祥！如果你在外面，

不能過活，還是到家鄉裏來罷！

林 （沈默不語，一面望着耶和華的像，一面望

燭 火

着中門；頭垂下來，不住的揩拭眼淚。）唉！

（台上陰沈——寂靜。）

（幕落）

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晚。



## 夜來香的復活

大橋

六十

(一)

這是怕見日光的物類居住的地方。常常在夜裏他們才睜開眼睛起來玩耍，他們的工作只是尋找點食物來維持他們的生命。還有永遠不吃食物的，伊是個大慈悲者，不特不殘害動物的生命，甚至於植物礦物伊都是一律看待；常常親密地，溫和地撫慰他們。伊就是夜間照着我們睡眠的月兒。

那裏有樹木，有花草，有池沼，：具備花園裏所應有的，可以算世界上最完美的自然的公園；但是那裏的遊客却都是夜晚才來，所以又叫做『夜園』。

夜來香生活在夜園裏一片草地上，有稀疏的

樹林種在牠的四圍，透出東邊的疎林可以看見粉藍的矮欄，赭紅的磚屋。蒼老的短樹栽在小鵝卵石嵌成的小徑的兩旁，走不多遠穿過了樹林，就可以到夜來香住居的地方。

夜園的朋友——我們所知道的——有厭世的貓頭鷹，富同情的蝙蝠，很小的朋友是螢火蟲和夜光蟲，還有月兒姊姊，其餘的呢，夜來香也是其中的一個。

住在紅磚屋裏的人，也同在夜園裏的一樣少。只有一個愛淘氣的小孩，夜園的朋友有時可以看見；除開他，要算他們的廚夫。但是他到林中來時是很匆促的，去時更是匆促了；他是到林中來檢拾些枯樹枝，割些野草，但是他們的燃料却



也很充足，所以他的足跡也很少在林中發現。尤其是在夜晚。

夜園的朋友天天都要在一處聚會的，只有月兒是個例外。一月的裏頭總有幾天伊要深躲在雲層裏，到底走那裏去了，伊的同伴也是無從知道。若是伊到會的那夜晚，他們便格外高興，於是螢火蟲和夜光蟲的小火光都歸於無用了；藉了月兒的幫助，他們能够得到在太陽下面所能享的快樂。雖然，螢火蟲和夜光蟲也放出他們的亮光，像風裏的一枝小燭光在大氣圈裏搖動。夜光蟲是飄浮在水面，像一點點的漁火，因為就近在樹林的附近，也沒有人這樣附會過。螢火閃爍在草地上，像點火的隱沉；却沒有那般的慘綠，並且還不是同樣的大小。

然而在月兒隱藏的時候，却又是夜園裏唯一

## 燐 火

的光明。除開東邊有幾點燈光，映照窗紗，穿透了玻璃，僅能給夜園的朋友從枝葉稀疏處隱隱約約看得見幾點淒涼的燈火；——但是不知在燈火下的人們，彼時是歡欣，還是淒涼啊？

一天的夜晚，月兒從淺藍的雲堆裏露出伊和愛的面龐。伊清涼的目光注視到大地上，看着夜園的朋友們——蝙蝠正在空中翩跹地飛翔，撲撲地振動他的雙翅，要驚破空中的沉寂。貓頭鷹在枝頭歌唱，雄壯的聲調，慷慨的歌辭，是怎樣的悅耳。夜光蟲在水裏游泳。螢火螢也在野地跳舞。夜來香沉沉地若有所思。月兒的眼波陡然望見伊的愁靨，心裏也有點說不出的不快，於是急忙把伊的視線避過去，大地略為昏暗，林中的情形也模糊起來；蝙蝠也止飛了，倒掛在樹枝上面，貓頭鷹也沉默了，水上的火光倒伴着草地上的螢火

更明亮起來。——月兒又把頭扭了過來，大地仍復舊觀。

(二)

蝙蝠和貓頭鷹的談話開始了。

『貓頭鷹先生！我聽說世上的人類最厭惡你，替你取了一個「鬼鸚哥」的綽號。

『只是一部分人罷。』

『的確的只是一部份人。但是我那天在磚屋的旁邊，窗子的下面，那時你正在唱一個極好聽的歌辭；同時我又聽見窻子裏面的人，用他那很不高興的語調，惡狠狠地說道：「這又是什麼東西在叫喊？真討厭！一定又是「鬼鸚哥」那個怪物罷。」』

『人類的耳鼓膜大概都已經退化完了，他們懂得甚麼音樂？』

『我想你的歌唱雖趕不上那些專門音樂家，像黃鶯姊姊，蛙武士，蟬詩人；確乎比起那些人類，扯起嗓子嗚嗚地直叫的好得多。』

『我也不怕慚愧，與那些人類的歌聲比較，似乎我的還要比他們自然而悅耳些。』

『這倒是實在話。人類的臉皮真厚，他們常常愛說誇大的狂話，雖然惹起旁邊的冷笑，卻從沒影響到他們臉上的；除非在烈日下面跑了四百碼的賽跑，臉上才會紅而發燒。』

『人類實在有能惹起人輕視和討厭的可能。他們只是比世界上的一切生物多生了兩隻手，其餘的一切都要被他們殘害；殘害也還罷了，有時却要扭扭捏捏裝出許多模樣來。對待一個東西換一個面孔；嘴裏蜂蜜一般甜蜜，心裏却蜂針一般毒狠。我不信世界上只有一種爲「萬物之靈」的人類。』

『自然！你對於人類的批評誠然是很公允。

我討厭他們正同你一樣，憑空要捏出些是非來編派誰們，他們常常慣於這樣；就像我，他們却要說是老鼠吃鹽變的，又替我取了一個甚麼『鹽老鼠』的雅號。實在的我和他們都還是同樣的胎生。他既要說我是老鼠吃鹽變的，我也要說他們人類是小狗喫了白糖變的，這個話的効力不過是個笑話，我們總不肯信的。然而他們替我造的謠言，他們誰不信爲事實。難道他們自命爲萬物之靈的人類的智慧，還不及我們，——被稱爲下等動物的我們？』

『你們何必這樣地憤恨？我們的生命都還是在人類的掌心中呢！』夜來香微顫的聲音說道。

『但是人們的生命也未見得很平安而長久，他們的生命也還不知在誰們的掌心中呢。上帝這

了世界，只是造了一個極大的監獄，把可憐的萬物捉來關在裏面，讓他們互相殘殺；或者等着他們受滿了應受的痛苦之後，他就自己動手來給殺了。唉！殘忍的上帝！』貓頭鷹深刻地感動了。

月兒聽了他們的話，心裏裝滿了無處發洩的哀慟，最後才由伊的光線中一齊發射出來，大地更加慘淡了。

(三)

次日的夜晚，月兒出來以前太陽早已經退入了山坳裏面。是誰給天上染的這許多色彩？西邊的天空映照着五色燦爛的晚霞，點綴在一碧無際的長空。——澄碧的天空漸漸灰黑了，天上的霞光也完全消滅了。

蝙蝠才在枝頭睡醒，他朦朧的睡眼忽然看到一樁很痛心的事情，這個劇烈的刺激把他混盹的

腦筋立刻叫醒，睡意趕得一分不剩。然而他還疑惑是他的眼睛看恍惚了，他強自鎮定着定了一會神以後；可怕的景象還是呈在他的目前，現在他不得不信爲事實了。

這時天已漆黑，只是月兒還沒有出來。

蝙蝠找着了貓頭鷹，告訴他這個惡耗，貓頭鷹的心粉碎了，雖然他從前曾預料到世界上物類的結局。

螢火蟲和夜光蟲也隨着到夜園來了。與貓頭鷹蝙蝠心裏的同量的悲哀，立刻裝滿了他們，雖然他們的心小啊！他們的心，像櫻桃般鮮紅的心，現在變成紫檀木般的黑了。親密的友誼，同情的悲哀，絕望的確證都能够使他這樣，竟自使他們這樣了。

唉！是誰殘害了他們的夜來香？

月兒已經出來了，黯淡的月光照着這悲慘的景象；月兒是沒有心的，若是有心，伊的心也要碎了。

嗚咽的輓歌，在黯淡的月光下，有宛轉的音調唱着，透出了迷離的樹林叫到誰們的耳裏；——紅磚屋裏的人們已經睡熟了。

貓頭鷹唱道：

天上的月兒不明了，

地下的花兒不香了，

我們的伴侶被剗奪去了。

是誰害了我們的夜來香？

我要活吞那殘暴者，

縱使主動者是那萬能的酷虐的人類。

蝙蝠也繼續着唱道：

當我們沉沉地睡在枝頭，

何處再尋那馥郁的清香，

噴射在我們的下面？

是誰害了我們的夜來香？

我要啄死那殘暴者，

雖是我只有一個細弱的尖喙。

螢火蟲同夜光蟲也和着唱道：

當我們嘻嘻地遊戲在林中，

何處再尋那溫潤的笑靨，

相向在我們的對面？

是誰害了我們的夜來香？

我要燒死那殘暴者，

雖是我只有尾上米大的一點火光。

.....

這不是輓歌，是咀詞——沉痛的咀詞啊！

〔四〕

燭 火

那時剛是正午，貓頭鷹藏躲在樹上枝葉濃密

處呼呼地沉睡；不，或者是微風拂動枝葉作響。

但是那下面的的確確覆蓋着他，很安穩的睡眠是

可以得着的。在他的鈎曲的利爪下面，也是綠蔭

繁密。中間有枝葉老的枝條給他緊緊地抓住。上

面却也有些枝葉遮不盡的空隙，給日光偷着襲了

進來，射在他灰紋黑斑的羽毛上。在下面也有些

空隙，從那裏面可以瞧得見貓頭鷹圓溜溜的雙眼

；但是却已 淡乏光，他的心已經到另一個世界

裏，尋找另一個快樂的生命去了。

『砰』的一響，驚破了林中的沉寂。太陽的

光綫一閃，廓闕的回響『轟轟』幾聲中，貓頭鷹

從枝上滾將下來。枝葉叢中還騰着幾縷未散盡的

輕烟。一個穿着藍色海軍服的男孩從林外匆匆跑

出，手裏還提着一枝鳥槍。他急忙拾起了地上的

貓頭鷹，鷹腹的下面已經洞穿了一個小孔，鮮紅的血一滴滴地流到地上。他忙在懷裏取出一縷蘇線，理了一根細絲出來，在貓頭鷹的頸上拴了一個活套，拿來縛在烏桕的尖端上。意外的凱旋，充滿了他小心裏無窮的欣慰，唱着凱旋的歌聲，一跳一擲地回到紅磚屋裏去了。

『月姊姊！你見着我們的貓頭鷹沒有？』夜深了，蝙蝠，螢火虫，夜光虫等待許久貓頭鷹還沒有來。這天雖是月夜；眼光所及的地方，那裏有貓頭鷹？並且他們所知道：他們任何中的一個，都從沒有飛出這塊土地。後來蝙蝠同螢火虫沿着樹林緩緩地飛了一周，這時他們自然很着急，但是却沒有急急地動着他們的翅兒；因為他們同時要用他們的目光注視而搜求，黑暗的地方他們更要加意。飛——飛——飛，一周——二周——三周，那

裏有貓頭鷹的影子？沒法了！沒法了！於是他們只有很失望地向月兒探詢。

月兒允許了他們的請求，並且伊也很愛那忠誠的貓頭鷹，怎會不為伊好朋友盡力？伊向着四方望去，後來望到東邊樹林外的紅磚屋。裏面燃着了一盞石油的燈盞，地下放着一紅泥的火爐，爐上還擱着一口白鐵小鍋，隱隱還聽得見那裏面沸沸的水聲。綽胡辣色的桌面上滾着幾顆圓溜溜的血珠，一顆青花磁碗裏裝滿了鮮紅的血液。旁邊還擱着一個鳥類的東西，兩隻腳放在桌簷上，水不住往下滴着，羽毛上也是水淋淋的；頸項及肚腹的前部露出乳紅色的皮膚，羽毛已經被鉗去了；他的兩隻黑珠似的眼睛，翻視着燃着血液的燈火，壁上反射着陰沉沉的暗紅。——這樣可疑的事，獨於在貓頭鷹失蹤後發現，於是就決定了月

兒的描想了。

(五)

蝙蝠得着了月兒的報告，急忙飛到紅磚屋窗子的旁邊，停在窗外的樹枝上。忽然一陣涼風，裏面送來了一陣花香，——焦胡的花香。這種香味，他從前常常聞過，他想起了。這很奇怪！他本來是打探貓頭鷹的消息，無意間却先知道了夜來香的踪跡了。於是他慢慢爬到挨近窗櫺的樹枝的嶺上，他的眼睛湊到窗子上的一個小孔，看見爐子上面放着一個鐵鍋，鍋的下面四圍都冒出一股股殘忍的火燄；立在火燄面前一個人，臉上冒出一股很粗的紫黑的筋，在他通紅的臉上騰起。

『鬼鸚哥的滋味如何？好麼？』桌旁站着一個小孩，問他的廚夫道。但是廚夫却沒有答應，傾着他的左耳，似乎在聽窗外的甚麼。

燭 火

『聽！聽！』

『那有甚麼？』

窗外沙沙的聲音，撲着窗子上的桶子，越發高且速了。

『聽！讓我開門出去看看』。

門開了，廚夫跨出了門檻，忽然一陣涼風從他頭頂上吹過，『刷』的一聲，擦過了門側的壁稜，飛進去了一個東西。

『啊呀！這是甚麼東西？』

『快點關門罷！』

廚夫急忙進去，把門關了。但是適才進去的那個東西，却沒有像那普通怯懦的生物，當他尋不着他的旅途的時候，橫豎亂撞地飛逃；這時他已很鎮靜地踞坐在洗臉的橫木上。

哈！那正是蝙蝠，——剛才在窗外竊窺的蝙蝠

啊！他的確是個富於同情的勇者呀！紅磚屋裏的人們何必要無故自擾呢？

蝙蝠縛在洗臉架的橫木上了。

『我們把他殺來吃了罷』。

『蝙蝠的肉一點不中吃——鬼鸚哥的肉尙且沒有煮熟呢』。

『那——怎樣呢？』

『我們殺了他來做標本』。

『好！你去磨刀罷！』

.....

現在呢，蝙蝠在洗臉架的橫木上面，看見鍋裏煮着他的一個好朋友，另一個好朋友又在爐子裏燃着了，沸沸的水響着，嗤嗤的火爆烈着，他閉緊他的眼睛，不敢——不忍再看室內的一切了。耳裏傳進來的聲浪，却是不能拒絕的，任他們在

耳邊去響罷。

廚夫拿了一把明晃晃的尖刀進來，『哈！哈！哈！』連響了一陣譏諷的笑聲，似乎在笑他不能持久的勇敢，現在也屈服在利刃的閃耀之下了。但是蝙蝠何嘗是月光逼着他的眼睛緊閉的。——冷清清的月光窗外照着，一切只是淒涼啊！

.....

鍋裏煮着貓頭鷹，爐裏燒着夜來香；煮熟的食物進了人們的肚腸，燒完了的燃料也成爲灰燼了。紅磚屋裏的廚夫捧了裝着殘灰的畚箕，走進林中傾在地上了。

一年過去，螢火蟲被紅磚屋裏的小孩囊去，裝在紙糊的匣裏；——露水的缺乏，死了。

兩年過去，夜光蟲從水裏撈起來，拋掉在穢土堆裏；——清水的缺乏，死了。



三年過去，夜來香的剩灰從前會傾在林中的土面上，土地更加肥沃了。藏在土裏的夜來香的殘根依舊發出嫩芽長——長——長枝條了，結花蕾了，開花了；微黃的尖瓣，醉人的馨香啊！月兒苦笑，——向着夜來香的愁慙苦笑。可憐的來香！伊尋找不着便舊時朋友：望着枝頭，枝頭曾停息過

## 兩個乞食

在我的故鄉，——是在深山中，小小的舊都會。——有個很異樣而有名的乞食，他名字叫作德松。他的年紀，果有多少呢？有人說：是在三十歲內；有人說：不然，他出現於這街上以來，至少有四十五年，所以他必定已近四十歲了。實在自我很小的時候，就看慣了他出現於這街上；但是我作小孩的時候所見的他，和二十歲時所見的

伊的好友；望着空中，空中會飛翔過伊的好友；望着湖水，湖水會游泳過伊的好友。那裏沒有伊舊友的遺跡？然而那裏尋找伊的舊友呢？

夜園不復是從前的夜園，雖然，夜來香已經復活了。

江馬修著 洪棧楸譯

他，完全是一樣。可是依我所聽的：德松是生在距離這個都會約十里地的山中的農家；他到二十歲的時候，因為要受徵兵檢查，所以來到這個都會；不知道他是有甚麼所感，他就此不返故鄉，而在這街裏為乞食。所以由這點看起來，斷定他是三十五六歲，或可說是至當啊。

他的身材是很短小，而且時時穿着短褲，披

着短衣，背上負着布袋。他所穿所着，固然是很襤褸，而又加以頭小而圓，鬚髮蓬蓬，塵垢滿身，時時起紛紛不絕的異臭，所以人都說他是個白癡。或者真是白癡也未可知。爲甚麼呢？因爲他的顏面，殆可說是無表情；除了時時作那莫名其妙的微笑以外，別的不能窺見他表甚麼情感。他的年紀，所以不能看出，也是因爲這點。

德松和別的乞食不同，他所以能夠有名的，實因他有特別深甚的信心的緣故。他拋棄那上可見天下可看地草靴，搖搖擺擺地由街上行走；他的口裏不絕地念出不大明瞭的：『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看見他舉那很重的腦袋，抬起那斜視的眼睛，向着青天，那行路而口念佛的態度，實在可使我們感服。

他的信心是很堅實的。他在各處所乞得的二

文三文，不但不濫費，且極力貯蓄，後來就全部都捐給在這街裏的本願寺別院。你們到別院前的廣庭，就有進捐者名碑上寫着好幾個的大洋一圓。德松大洋二圓德松的名碑，映上你們的眼睛。因爲這點，他就跟旁的乞食不同，他所乞得的，也就非常的多了。他并不向人家叫化，他不時蹙蹙蹙蹙在這街上。來往人看見他，就挨近他給他錢，給他食；可是他也不像旁的乞食一樣，他只有稍稍點一個頭，一面受錢，一面念佛就走了。他乞來的錢，湊成一宗，就立刻去到那別院的事務所進奉。

此外他還有一段很奇妙的事：就是有好多人，給他一些新潔的衣裳，他雖然很歡喜領受，可是從未見過他穿用；所以街上的人，都以爲他是賣掉了；其實他未曾賣掉，他都拿去施給那貧

苦的人。因此也很少有人讚稱他；也有人憐憫他又嗤笑他說：「啊！德松是先天的乞食麼？不然，爲甚麼連他應該穿的衣裳也不穿呢？」德松因有這樣種種的特點，他在這街中，是一種好評判的人。人對他是和旁的乞食不同；換句話說；就是人人都愛他。他可以呼作一個聖的乞食者也未可知啊。

我的鄉里，還有一個奇妙的乞食，是名子叫作八重的女乞食。年紀大約在四五十的中間。她年青的時候，是在街中很有名的妓女；據知道她全盛時候的老人說；當時她的生活，實極豪華，她的髮是常用雞卵洗的，他的身是用牛乳添入浴盆來潤的。爲她一個人而致傾家蕩產的，是不止一人二人。她也曾作過富家翁的姨太太，但是合而離；離而合，連換了五六個夫婿，終無一個

結局。到了後來，就無人再光顧到她，至三五六歲的時候，她遂不得不淪落到乞食這種田地了。

八重的乞食體態是甚麼樣呢？要描寫這樁事是很困難；要說她是個襤褸的形塊呢，不像，不像；依我的意見，無寧說她就是襤褸，或者較合，也未可知。此外她又得了半麻不遂的惡病，全身衰瘦，除起餓鬼以外，就沒有話可以來形容她了。但是她的顏面，雖然是很醜陋，很消瘦，沒有甚麼表情；總也有點地方，可以使人想到她從前是個漂亮的女子。

我從小小的時候，也就看慣了她；可是從未見過她行走。或者她行走不能自由也未可知。她大抵是坐在向陽的地方，或人家的簷下，展開襤褸的衣裳，活活潑潑將那身中的虱蟲，捉起來投入口中，以代殺除。

我們年青的，除起她的乞食體態以外，別不知道甚麼；但是一般的人，知道她艷名普遍的時候的，也不算少。她呢？她現在也是還記得好多的跟她有沾染的人。所以現在街中年老的名望家，在街上碰着她喊出那很枯竭而無氣力的『啊！先生！』的聲時，馬上就跑的人，是很少不少的。

八重曾在一很大的人家的簷下，曝露他污穢的體態，一連兩三日，絕不他徙。我看了很奇怪，後來聽街中人說，才知道這家裏的主人翁，從前是跟他有所沾染的，因此她就到這裏來，要使他想出當年的事，引起他的同情，來施捨她些東西，這家裏的主人，因為不堪她這樣的吵擾，後來也給她不少的錢財，而趕她走了。

街中的人嘗相戲笑說：『啊！今天八重要到

你的門口，你少年時必定和他有關係！』又有人說：『從前和她有沾染的人，看見她現在乞食的情形，想到她是他們曾擁抱過的，不知道他們要起甚麼感觸啊！』

有一年，在晚秋黃昏的時候，德松由那佛寺回來，他在路上，照例連他疲軟的足，沿路念佛而來的時候，他聽見有枯竭不像人聲的聲音叫他的名子，他很感着奇怪，立即停足瞧看。原來叫他的不是別人，就是那有名的八重。

八重見他停足，就盡力出其不像人聲的聲音叫來：『德松來！來，！你是個很好的男子，我很愛你，請你挨近來！』

德松見她這樣奇怪的态度，一面念『南無阿彌陀佛』，一面拔腿就跑。

『德松，你很有錢，街中的人都給你錢，可是沒有半個人肯給我。啊！德松，請你分給我一點，不論多少皆好；我今夜就拘你睡覺，你能够得着像八重這樣美人的憐愛，豈不是很快活麼？』她說完就笑出那魔女一樣的聲音來；可是德松不知道聽見她的聲音沒有，只是壹心專意，念那『南無阿彌陀佛』就不再停足了。

昏暗之中，只聽得八重罵說：『啊！德松啊！這個餓鬼啊！你把這個八重當甚麼呢！像你這樣下賤東西，豈足以受我八重一顧麼？你若不信，甚麼人你都可以問，這個八重決不因百兩二百兩的銅臭，就任人自由！……』

有一年在冬天的早晨，本願寺別院的階上，發見德松死在那邊的雪中。有人說他是病死，有

人說他是凍死，無論怎樣死，他總是可使街中的人，受不小的感動。街中人都一樣說：『啊！德松竟然死了；實在可惜啊！』『可是那個人，除起極樂世界以外，決沒有地方可以使他往；他雖然作乞食，他的居心，實在很可感佩。』『次回的輪迴，應該使他作個幸福的人啊！』街中的人，因此也就集合爲他營個形式的葬式。這個葬式，固無所可謂甚麼參拜者；可是也有七八個僧侶來參列。現在別院的墓地，也有他的墓在裏面；而且時時有人爲他插花環，點綫香的。

這是德松死了後五年的事情。有一年秋天的夜半，在街外寺院的和尚，因爲有檀家死去，請他往作法事，他就跟着檀家的使者，提燈出發。那夜天上沒有月亮，但是星光閃閃，銀河也好像

一條的白練，也實在不可謂爲黑暗世界啦。他們要到鄰村，途中須過一個很高險的山嶺，他們到這山嶺的時候，和尚見有奇怪的東西，順着燈光，映上眼臉，他急叫使者停足，拿燈近看。他一見就叫：『噢！原來是死人！再近來！燈再拿近來！』他注意瞧一瞧，就再喊說：『啊！是八重！爲甚麼到這個地方……』那使者也吃了一驚道：『啊！爲甚麼有這樣事情……』他們最初是很驚怪的，漸漸就變成了茫無主意的感情了。可是這雖然是個無足輕重的乞食，他們也豈能置之度外，捨他而走麼？他們因此就商量些方法，結局，那檀家的使者就決意往叫附近的農夫來幫助，留那和尚獨自一人，提燈籠守在這可憐的女乞食的屍邊。

和尚年紀已過五十了。他雖獨自一人，可是

並不害怕。他的眼睛，雖時時注在這可憐的屍體上，可是這動搖不休的臘燭的光，也不能照得十分明白；但是他可以依此看出僵死者是個八重。八重年青時候的事情，他很熟知。她曾作過某有錢的後妻；他時常到那有錢人的家裏去誦經。在當時他是個二十歲內外的小僧，映上他眼的八重，是個很漂亮，很可愛的。他一聽到要到他家誦經，就覺得很歡喜；在那時，他的心情，實有近於戀愛；他一看見她的人影，就感覺無限的滿足，無限的喜悅！……

『這豈是那八重？』

和尚終信終疑，再瞧着那乞食的死骸道：

『啊！在當時誰能豫想到今夜的情事啊！由她纖美的手受些施與，就覺得無上之幸福的這個小僧，乃在三十年後的今夜，竟來挨在她這樣悲

慘的身邊啊！呵，這必有什麼深甚的因緣罷！

他嘆了一口氣，仰首看天；只見一個大星，

## 潛變

的，何不去找他們談談再來，免得攪擾他，那時的字也許寫完了。我就輕輕走出來。他仍然低

我這天下午因學校請願沒有結果，一肚皮的不高興，從教育部勉強一步一步的掙扎着回來，低了頭，兩隻眼睛的光線放在地平線上，很端正的向着下方，只隨着腳步向前搖動。忽似一個熟朋友的招呼，引起我的抬頭；并且好像服了一付興奮劑，精神，身體，各方面都活動舒暢了一些。看見路南卓寓的門牌了，我想起卓彬文和他已經是半年沒有見面，不如到他家坐坐。

我們原是最好的朋友，用不着什麼通知，我

## 燭火

忽然拖着很長很長的尾，由頭上飛過。他不覺全身震動，就念起佛來。

## 聖希

一直就跑到他的書房去。他形體很瘦黃，眼睛深深的凹入，角曠，虹彩，瞳孔，……都是紫紅色，（好像幾夜沒有安眠的樣子。）筆簽押椅子坐着，桌上擺些文具和雜爛的稿紙；他手不停揮，面前放一張紙，很迅速的寫着；有時將筆放下，體態略倒向椅背，眼看着天花板嘆氣。他這嘆氣期間裏，縐紋密密的腦筋，大概和機器一般的震動——作深長而嚴密的思想了。看見我走進來，也并不起身讓坐，將頭輕輕向我點一下，并不和我說一句話；我本來懷著許多話要向他說的，看見他這樣疲憊忙碌，也不便開口了。我呆坐着有十分鐘光景。後來想起他的父母從先原是常常會面

頭很迅速的寫着。

我認識他的父母，是因爲從先常在他家玩，吃飯總都在一處，日子久了，也就熟了；他的父母都是舊式人物，人很樸實，待人接物，也非常和氣。對待我，簡直同一家人一樣。所以我到他家來是決用不着通知，並且可以任意出入的。

我到了上房，他的父母正在談些家務。看着我來，極高興的樣子，讓坐並且令老媽子給我倒茶。他們問了我一陣學校的事情，和我家的近況。這樣的閑話，居然談了好幾十分鐘。忽然他的父親縞着眉，歎口氣說：『聖希！你近來會見彬文沒有？我覺得他好像不如早先用功似的，你覺得他怎麼樣？你們從小就同學，一直長到這麼大，你一定知道他罷……你不妨告訴我，他在外面做了些什麼荒唐事：或者是逛窯子嗎，賭錢嗎，

你都不妨直接詳細告訴我們。我們并不怪你，還要感謝你不盡呢！他如今心荒意亂的，進一齣，出一齣，學堂也有兩個多星期沒有去了，只做什么稿子投什麼報，一天飯都不吃，只在家裏呆着東抄西襲做稿子；有時跑出去，鎮天價不回來。你知道不知道他在外邊幹些什麼？爲什麼從先那樣用功，現在這樣荒唐起來了呢？』

我很詫異一下，仍然安靜鎮定的回答：『絕不至於吧！彬哥許是這幾天忙着做稿子投稿；忙得利害，請幾天假；他一定待幾天就上學去。嫖賭我看他絕不會幹的；他絕不是那樣人，不過一來投稿熱罷了！回頭我問他一下。不要緊！絕不至於！他絕不會做這樣的事！他也絕不是這樣人！彬哥我們同學多年，他的性情，我是摸得着的。不要緊！老伯放心！他縱然做了什麼壞事，我



可以規諫他！」他的母親接着很哀婉的說：「唉！現在的學校簡直進不得！人多事多，龍蛇混雜，下流人非常之多，狐羣狗黨，好的子弟，都給他引誘壞了！彬兒從先是多麼用功的，現在弄得來書都爛得翻了！投什麼稿！出什麼臭風頭！肚子裏一點貨都沒有，丟什麼醜！不知東拉西湊編了些什麼東西，功課都忘到九霄雲外去了！聖哥兒，你千萬不要這樣！我想聖哥兒你也絕不會幹這些事情！彬兒那樣的人，真是有始無終呵！」我說：「伯母的話說得極是，現在的學校誠然辦得不好；但也不能一概而論。總之，好學校也不能沒有壞學生，壞學校也不能沒有好學生！彬哥是很聰明的人，我看一定有始有終，伯母太客氣了！」他的父親帶着怒容道：「哼！還有一樁事呢，我還沒有告訴你。有人說，彬文拿了他伯父的

招牌在外面敲詐撞騙，無所不爲。我倒要調查調查呢！我不曉得彬文那麼好個孩子，進了幾年學校，年齡稍爲大點，學了些什麼新文學，就這樣胡塗起來！唉！聖希！當父母的千辛萬苦要想培養一個人才出來，稍稍有點頭緒，費了他們多少心，耗了他們多少錢，如今落得這樣下場，能不令他們傷心而且失望嗎？唉！當兒子的也太不自愛了！彬文今年二十二歲的人，還能說是小孩子嗎？二十二歲的人，應當這樣荒唐嗎？……」我緩緩的說：「不能够！這許是外面的謠言，彬文絕不會有這種行爲，我敢担保！」他的父親很不以爲然的樣子道：「不能够，一定能够！我還是从彬文的同學張愚忱的父親那里聽來的呢。張愚忱的父親又是從他兒子處聽來的，絕不會是謠言！唉！我當父親的，生下這樣的兒子，還有臉

嗎？我真要羞死了！你看我打聽清楚了，不揭他的皮，不算人，讓他知道知道我的利害！彬文不怕他怎樣會做文章，會在報紙上鼓吹；就是他當了大總統，只要犯了罪，敗壞了我卓家的家風，我當父親的也不能饒恕他呵！」我看見他發了怒，又勸解了一番，才慢慢回到彬夫的書房。

但是已經沒有彬文的踪跡，我心裏更不願意極了。心說：想不到——想不到——他會這樣！

彬文忽然從外面匆匆跑進來，氣吁吁的往牀上一跳，唉的長吸了一口氣。也不理會我。一會便翻身起來，到桌子旁邊坐下，碰的一聲，將墨盒打開，拿起一管禿筆，抽出一張信箋便寫：「明午公園小酌，荔華女士亦在，公當能早來，蒙假我之番佛五十尊請即擲下。彬文上。」用信封裝好，又寫：「送大同公寓老爺啓」寫完，將筆一扔，

拿着信，飛跑出去了。半天又匆匆跑進坐下。我不得氣都上來了，只得紅着臉發問：「彬文兄！你真忙呀！」他從容答道：「忙得很！忙得很！恕不奉陪！」說着，從床下取出皮鞋來換上，披上一件華絲葛馬褂，帽子斜歪帶着。從桌上取了洋火點起一枝雪迦烟吸着。又開了抽屜，取出一副金絲克羅克式的眼鏡帶上。將掉後的手杖一拿，一搖一擺的出去了。

我只好給他留下幾個字，回到公寓。

兩個星期沒有到卓家去，因為近來正結束我們學校改組請願的事情很忙。昨天下午得着卓淡如——彬文的父親——的信；說他，帶着兒子南歸了。

一九二二，三，六，於北京。

## 月夜

先艾

我和姊姊在月光之下浴着，共唱杏花之歌。

母親斜坐藤椅上，仰看天空的繁星明月，口唇輕輕顫動，好像在祈禱上帝。垣牆的修竹，被風颯的陵逼，便不自覺而震顫了。清麗的影子，映到明潔光滑的石板，斑駁的雲紋，在石板上顯出來。——親愛的母親微笑了。我傾倒在伊的懷裏，姊姊危坐在伊的腳下。母親怒了，說：「慕兒，艾兒，你們成天跟着我，簡直覺得我心緒都亂了。」母親說完這句話，看見我在摸伊的臉，又好笑起來。姊姊撒嬌說：「媽媽！你不是說要給我們買皮鞋嗎？」母親一面握着我的手，一面嚴肅的說：「鄉底下，將就一點，還穿什麼皮鞋！人家鄉下的孩子，成天光着腳，連布鞋一年都沒有

燐 火

穿過一雙；你們布鞋穿不愛了，又要穿起皮鞋來；二天看你爹爹的事情歇下來，恐怕飯都沒有吃的一天，還在皮鞋長皮鞋短的！你們曉得進城去，是多麼麻煩的事？現在城裏的光景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李大叔他們從先多麼有勢力，有錢，現在也就坍台下來。你們一天還在嫌這嫌不好，那樣不滿足。——我看你們還是將就點吧，苦的日子在後頭呢！」我看着小黃——狗名——勃的一聲，飛跑過去了，母親的話，沒有聽清楚，而且也不懂得伊說些什麼。姊姊似乎了解一點，不言語了。嫂嫂端着一盤蒸燕窩走來，放在茶几上，一面問母親：「媽，請嘗一下罷，若果硬了，再蒸蒸。」母親吃了一匙，點點頭，又往下嗒呼嗒呼的

七十九

吃着，我們守在旁邊，幾乎流出涎來。最後母親剩了一些給我們分吃了。

砰砰砰起了敲門的聲音。——父親回來了。

父親走進院內，我們全都立起身來。我一手拉住父親的衣襟：『爹爹，點心！』父親說：『沒有，今天我沒有在外頭吃飯。』姊姊又撒嬌了：『那不成！那不成！非得給不可！』父親笑着，一隻手牽着姊姊，一隻手牽着我到屋裏去。——燈明了！父親坐在牀上，母親坐在椅上，姊姊和我站在地上。……

圓形的月，漸漸埋沒在雲裏去了。鄰家的話聲從矮頹的土牆傳過來，聽得很真切。我們又重行在院中乘涼，——走了嫂嫂，加上父親，華哥，渚弟三個人。我輕輕離開母親，行于走向西南野草生滿的小徑，開了園門，月光照到場圃中

的榮蔬，瀟瀟的光，好像微微的在葉上盪漾。梨樹上的貓頭鷹又怪鳴了。脚下沙沙的兩響，一個東西，長圓的，很迅速從我脚下過去。我吃了一驚，又覺得梧桐樹間有個黑影在動搖，我將園門一帶，正要往來路跑去，對面一個人，越走越近，原來是姊姊來了。我一把拉住伊說：『好怕人，長蟲！鬼影！』我們一路跑回來，不住氣喘，心也突突跳着。姊姊伊比我坦然些，因為沒伊有見着什麼可怕的東西。此時父親，華哥都不在了，母親疲倦下垂着眼睛，看見我們來，睜開摩挲的老睛說：『你們膽子真大：半夜三更，到那里去來？不早了：你們也該睡了罷！』姊姊倒在藤椅上，我便爬進母親懷裏呼呼的睡去，夢境裏還聽見伊催眠的語聲。……

三，二十，一九二三。

這是前七年的月夜。現在父親死了，母親死了，姊姊也死了，這樣的月夜從此沒有了。

作者附記

# 詩

## 缺陷

趙景深

銀杏的白花滿滿的開了，  
但一年裏有幾次這樣的盛粧呢？  
我們時常看見花凋零，  
終不聞天氣時常是五月呵！

一九二三，三，二〇。

## 題菊隱的『蝶心』詩集

趙景深

當我靜靜地讀他詩的時候，  
一陣芬芳馥郁的玫瑰香氣，  
很輕軟的襲到我的鼻觀；  
一番委婉纏綿的雋永詩意，

燭 火

很清新的流過我的心版；

這是怎樣的使我陶醉呵，

這是怎樣的使我愉快呵，

這真是我從未嘗過的甜蜜呵！

一九二三，三，二一。

## 西沽桃林

趙景深

是誰家開盛宴，

請來如許的小天使，

同聲歡唱於桃花的彩篷下？

一九二三，四，六。

## 船上

趙景深

平灘上落日的餘暉

八十一

隨着船徐徐的前進，  
映在我帽下的眼底，  
彷彿藍天低頭了！

一九二三，四，六。

## 瞑想

胡頌白

這別後的容光啊！

母親的白髮，銀銀的垂在耳邊，  
依稀彷彿的沉印在瞑想的思慕裏。

母親，我秋葉一般的生命，

悄無聲的落下來；

那時好的，還能言簡的繞在你膝下，  
作伊最後安慰的聲音。

母親，我既如秋葉一般的生命了，

依依戀戀的辭了故枝，

不幸落在溝中，  
孤寂的飄零在湖北的渤海裏。

可憐我的生命，不幸中不幸呵！

母親，我沒有帶什麼禮物，

祇有萬里的『平安』在每夜的夢中，  
遙遙的呈在你面前。

依稀彷彿的沉印在瞑想的思慕裏，

銀銀的垂在耳邊，母親的白髮，

這別後的容光呵！

一九二三，三，二四。

## 題像並留別大柵

白蘅

多麼不妙呵，愀然送在離別地；

我心房無停息的震蕩；

黯然無語呵，煎焚着縷縷的心絲。

愉快的白蘅深嵌在你的眼中，  
半厚的紙兒却是我愉快的縮影；  
給你吻，白蘅將要萎楚了。

十年二十年我們再會面罷：

你已蒼老，

我已斑白。

誰能確定一個方程呀：

或許墓木深拱，

或許旅羈天涯。

我深願不如此罷！

傷心是離別中拭不掉的污泥，

意志投合的人的離別是要更傷心；

別後的遺迹呵，將更要引起哀怨呢。

燐 火

我有心不給你，

怕觸動你雨窗懷人的哀思；

拒絕你吻，但我沒有這樣毅力。

請你放懷的拋開罷，

雖是半厚的紙兒；

唉！給你，

珍重的給你了！

## 上帝的賜與

『給我一個你所有的星星；

上帝啊，

倘若你愛我！』

我到河邊的沙石堆裏，

去撿石子和介殼。

我搶着了

一 葦

一個五彩的鸚鵡螺殼，

一塊朱紅瑪瑙紋的鵝卵石；

最後我檢着了，

一個透亮而多稜，

裏面無一點渣滓的石子。

這果然是上帝的賜與，

感激之淚流到我的兩頰！

上帝愛我，

我也愛上帝；

我愛上帝的偉大和莊嚴，

還沒有忘記一個小小的請求

發自一個小小的孩子。

### 默然

默然地望着母親，

不能說出一些話來。

伯農

一天裏的悲苦煩惱，

都潮一般的湧來，

眼淚不自禁地點滴了。

母親呵！

能安慰你被損害的兒子嗎？

### 苦笑

我好似大海裏的小舟，

隨着波浪們的衝擊，

終沒有一點抵抗；

我微微地苦笑着：

當這小舟覆沒時，

我頭也不回地走了。

### 燕子

熹微的晨光中，

炎灼的太陽中，

強身



美麗的晚霞中，

伊勞苦的採取泥枝，

綢繆她的居室；

我親愛的小友，

你知道我也曾幫助你麼？

青青的草色中，

潺潺的流水中，

拂拂的微風中，

伊欣悅的微笑着回到他的故居；

我親愛小友，

你還沒有忘了我麼？

一九二三，四，五，北京

先艾

## 二聞舟中

(一)

詩

依稀的垂楊，

伴着綠蔭的溪水；

未掩沒的點點沙泥露在上面，

三五烏鴉正站在那里覓食呢。

我們逼近，

他們却翩翩飛起。

(二)

蘆葦深處的白鴨，

低頭向水底啣泥；

舟已輕輕移動，

轉瞬間便不見了他的踪跡。

(三)

身輕的燕兒，

掠翅擊水飛過；

翅起處：

却有一個小小的漩渦。

(四)

我去划船，

但是不會用槳；

鬧了半天，

我們仍然在這個水塘。

(五)

泊近鴨棚，

看鴨子；

買一隻，

回家炖喫去。

(六)

夕陽的光線射到河心，

將震盪的波紋，

染作白金色了；

可愛的燕兒，

正翱翔在白金色的波紋上。

一九二三，五月，六日，在二關舟中。

春來了

勞山

春來了！

春來了！

春是什麼時候來的？

枯桃枝子上，

忽然吐出千苞萬蕊，

任那蜂兒蝶兒恣情摘採；

荒涼原野間，

忽然鋪上一片碧茵青氈，

任羊兒犬兒呼呼的酣睡；

寂寞的黃鶯，

忽然放開喉嚨；

嬌滴滴唱起頌春的情歌，

一聲聲打進情人的心坎裏；

朦朧的陽光，

忽然撲堆着笑臉，

目不轉睛的望這一座燦爛的世界；

冷靜的風神，

忽然展開他的翅膀，

吹得那新出芽的柳枝兒，

東搖西蕩的旋舞；

還有一顆幾乎枯寂的心，

忽然突突的跳起來，

想去反應那蜜甜緊張的情緒呢！

呀，這都是死的黑暗裏，

忽然露出生命的曙光……

春哪！

冷冽的秋風裏我渴念你那麼和煦！

嚴默的冬夜裏我渴念你那麼光明！

死的枯寂空氣裏我渴念你那蓬蓬勃勃的生氣！

我想你的時候你不來，

等我渴想淡了你纔來，

驀然間來了……

我從那裏尋你來源？

我從那裏訪你踪跡？

春來了，

春來了，

春到底是什麼時候來的？

# 契闊（獨幕劇）

韻裳

人物

賓樸（男）二十歲。

曼珍（女）二十二歲，賓樸的表姊。

綃影（女）十六歲，（曼珍的小姑。）

靈筠（女）三十三四歲，（賓樸的姑母）。

時間

一九二三年以前的一個夏天。

地點

中國北京附近的鄉村。

布景

賓樸家的後院的場園，右邊斜布一帶土牆，牆外幾株大樹。牆內背景，雜植花木，隱隱看見牆角的瓦礫。從牆下有曲徑走左邊，通前院，牆下鋪蘆蓆，蓆上放短足方棹，安置茶具。棹

旁放盆花兩三枝，鋪墊三個。地上野草隨意長着。開幕時，在午後兩三點鐘，正是最炎熱的時候。幕開：曼珍坐在棹旁邊假寐，懷裏放着未做完的衣裳，身旁放刀尺。綃影蹲在花盆前。曼珍是一個態度很大方，溫柔和默的女子。裝束很入時，不穿裙子。說話時聲氣微弱。綃影是女學生裝梳，頭帶些小孩子氣，梳雙髻，髮微蓬，着裙。

綃（收拾着花枝。回頭看曼珍，自言自語的。

）夜裏做甚麼去了，白天困的這麼要緊？（

折下幾片花葉來，回手向曼珍面上一貼）。

嫂子！（微笑。）

曼（驚醒。回手一打，打在綃影眼上。）嚙！

綃 哎喲！（用手揉着眼。）打死人了！

曼（回頭。）是你呀！怎麼？打了眼麼？（抱着

你抬起頭來，我看看怎麼樣了。（扶起綽影的頭來。）真是的！沒看見。

綽（不要緊！（坐在席上）。

曼（推開綽影的手，替她揉眼，一手攬着她。

）不要緊！誰想一回手就打着了。也沒見過你這孩子往我臉上貼甚麼？人家怪困的，嚇一大跳！（拿開手。）好了吧？

綽好些了。（向前坐一坐。）你真是個冒失鬼，也不看看就打。

曼那才活該呢！我讓你拿樹葉子，往人臉上貼嗎？

綽打了還不說理，——你一天天只管睡，這個襖幾時才替我做好了？夜裏又不用你打更，又不是在家裏做甚麼去了，你白天困的這麼難過！

曼來到這裏十幾天，總沒歇過來。這麼長的天氣，又熱；會讓人不困？反正早晚替你做上！

綽你倒是快做呵！我還等着穿呢！這要是別人的，早就做好了；我的，就耽誤着！

曼又是，又是嫌做的慢！不做了，你自己做去。左不是你回家告訴你哥哥，讓他說我，懶他還敢怎麼樣了我不成，饒不自己橫針不拈，豎線不拿，還挑三檢四的！（賭氣推開身上的衣裳。）

綽好嫂子，替我做吧！我不嫌你慢！

曼不做了，說不做，就不做了。

綽你看你有多麼嬌氣呵！說個慢就不答應。人家那當嫂子的，拿着小姑的話當旨意。我求你做件衣裳，就這麼拿糖拿醋的。我自己不

會做，你也不要太利害了！我若告訴娘，讓娘告訴哥哥，你又受不住了。我也不肯的！

好個嫂子，快做吧！

曼 告訴你哥哥怎麼着？他敢說我一句不是麼？

娘都沒捨得說過我！

縮 他那是不敢，他也捨不得的！娘先護着你，一

說就是：一別欺負你嫂子，人家也是嬌生慣

養着長大的女兒！一因為娘慣着你，你倒欺

負起我來了。

曼 我還欺負你？你看你身上穿的，那一件不是

我作的？你整天和我放刁！再這麼氣我，我

是真不作了！（拿過衣裳來，慢慢的縫。）

縮 倚在曼珍身上，拿過茶壺來，喝了幾口，放

下壺。）嫂子！卑農醫生來說你是什麼病？

曼 小孩子，不要多管閒事。

縮 我替你怪不放心的，問一問，知道一點，怕

什麼？三天兩早的不舒服，不如家去養着去

！

曼 女孩子家要知道這麼多閒事作什麼？——你

起來，大熱的天，別撕撕擄擄的。——仔細

着！一回手針札着你，我可不管！

縮 （伸手到曼珍懷裏，拿出鏡子來照着。）打

的人家眼睛還疼呢。（斜着身子倒在曼珍腿

上。）這就札不着了！（揚手攀曼珍的右臂

，替她檯起袖子來。）

曼 （放下針。）要幹什麼？還讓我作不作？

縮 不用作了，我們說話吧。（仰面看天。）一點

雲彩都沒有，這樹底下還涼快些，屋裏不定

多熱了！你也不帶鐵子？

曼 起來！小孩子！撕擄的人難過。

綃 不起來，我也困了。（頭向曼珍懷裏一藏。）

曼 困了睡吧！（拍着綃影。）就這麼睡吧！

綃 人家都是娘拍着睡，那有嫂子拍着睡的。

曼 啐！不害羞！去年這時候你每天睡在院裏，

我抱你送到屋裏，你忘了？你和我裝大人！

綃 （坐起來。）又值得翻舊賬說人家！（衣袋裏

掉出金練來。）

曼 （拾起金練來。）這是那裏來的？誰送你的？

綃 這裏的表哥哥昨天送我的。

曼 他爲什麼送你的？

綃 他說我帶的銀練子到熱天怕燒銹了。

曼 （笑）看他想的有多遇到呵！帶上吧！

綃 （微羞。）這也算什麼，你笑什麼？就替我帶

上吧！（跪起來，曼珍替她帶上練子，綃影

不由得一笑。）

曼 你笑什麼？（笑着問。）

綃 我笑——我想，像我哥哥那樣會在人身上用心，也就少有了，這位表哥哥，那知更不得了！昨天吃瓜的時候，沒讓他笑死我。

曼 （傷感狀）這幾年他在外邊閱歷的性情剛強多了。從前……我和他這是整整三年沒見面了。那天才來了，他若不叫我姐姐，我不敢認他了！

綃 這也值得難過起來！在他這裏多住幾天，你們也香哥哥蜜姐姐的玩幾天，不就完了？

曼 （微嘆。）小孩子懂得什麼！胡說！

綃 前天晚晌你和他說什麼話了？

曼 我問他在家住幾天，他說快要走。（低下頭。）

綃 什麼時候再回來？

曼 不一定吧！（很悵悵的。）你坐下，爲誰許的愿跪着。（慢慢的立起來。）

綽 （仰面看着曼珍。）你動不動就說我是小孩子，不懂什麼，你倒是大人了！我看你懂得事也太多了！那來的這些閒愁淡恨，每天自己找不自在；在家當著我哥，你還好些，一離開他，就愁眉不展的，不是長吁，就是短嘆，和你說話總沒有痛痛快快的答應着過。方才好好的說閒話，你又這樣的不高興！你若難過，我們找個地方，很很的哭一場，也痛快些。這麼日積月累的，將來非弄出大病來不可。你到底爲什麼？

曼 你那知道我心裏的事！你只管嫌我作衣裳作的慢，嫌我不會陪着你玩。我和你一般大的時候，也和你一樣的高興；現在總是提不起

精神來。我心裏的委曲終久不能對你說，將來你長大了，自己也會知道的。你也看得出来今年我的精神，比去年就差多了。這麼一天天的挨磨，鐵石人也禁不起。恐怕到明年你再放了暑假，就早已沒有這個嫂子，可以帶你出來逛來了！（神態顯然。）

綽 （低下頭，）你別說了！（哭聲）

曼 （蹲下抱着綽影，勉强的笑。）好妹妹！不要哭！我說着玩呢！那有那麼容易死的人。

綽 （拭着淚。）你說的讓人怪害怕的！

曼 （坐下。）一說這話你就難過，倒讓人甚麼心裏的話，都不敢再對你說了！

綽 究竟你是甚麼病？你不說，我這里整天的惦記着。

曼 妹妹！若是對你說得，還不早就告訴了你？



（拾起衣裳來，慢慢的又作起。噫……）

綃（奪去衣裳。）不要作了吧！（仰頭向左一望）

。（表哥哥來了。（立起來迎上去。））

曼（放下衣裳，望了一望。）來了吧。

（寶樸）風塵中的少年人，形容帶些憔悴，

神情很不舒適的。從左邊急走來。家常的裝

束，着長衫。一面解衣裳。）

寶好熱！（脫下長衫來，扔在蓆上。煽着扇子

。）藥拿來了。

綃你坐下。這里還風涼些。

寶（坐下，向綃影。）影妹妹也坐下。（回手

拿起茶壺來向口上一放。）是梅湯麼？

曼你拿碗倒着喝，方才我們都那麼喝的。（低

頭仍作衣裳。）

綃（坐下向寶樸。）拿來的甚麼藥？醫生說她

病的怎樣了？

寶（拿碗倒梅湯喝着，搖搖頭。）不怎樣。（又

倒一碗）

曼（偷眼看寶樸。）少喝！仔細壓着火，一會

是要吐的！（懷裏拿出手帕來，扔在棹子上

。）看你這一頭汗！家裏有得是人，非你自

己替我拿藥去不可！我這里百不怎麼樣，你

再熱出病來！

寶（放下碗。）那裏就會那麼嬌氣！（抬起手帕

來，拭面。）

曼方才你走的時候，我叫了好幾聲，頭也不

回就跑了。用的着你這麼殷勤麼？半點病都

沒有，請了醫生來，逼着人，讓人吃苦水，

醫生說些甚麼話，方子上開的是甚麼藥，也

得告訴我，讓人明白了，到底吃得吃不得呵

！甚麼也不說，跑了！藥也拿了來了！一會你還不拿藥灌我麼？這是替我治病呢？是有什么要看着吃藥的，替你自己開心呢？

賓 這樣熱的天，跑出去替你拿了藥來，爲的你病好，誰好意思，拿着誰開心呵？你倒派人一大片不是！

曼 （扔下衣裳，仰起頭來。）我沒有病！有病不吃藥！

曼 好個姐姐！別和我嘔氣了！有病不吃藥……

……（放下扇子。）

曼 誰和你嘔氣？誰敢和你嘔氣？埋怨自己命薄！（低頭哽咽着哭起來。）

綽 這是爲甚麼？（扶着曼珍。）拿了藥來吃不<sub>1</sub>吃不由你麼？你又哭又鬧起來，讓表哥哥多<sub>2</sub>寒心呵！這樣熱的天氣，……

曼 （推開綽影。）我不答情！寒了心，以後永遠不用見我！實在的，一點心也不用在我身上！擺面子讓我看，作甚麼用？我又不是三歲的孩子了，我看不出！（哭着說。）一回一回的欺負我！

綽 我聽不慣這種反面理，我走了！（跳起來拾起席上的鏡子，拿着茶壺向左跑下去。）

賓 影妹！過來到我屋裏拿瓶子酒來！（湊到曼珍身旁。）姐姐還許我說句話不？

曼 （仰頭）我又沒堵你的嘴！

賓 （扶着曼珍，拿手帕替她拭着淚）好姐姐！姐姐也不可憐我一些！姐姐心裏難過，我心裏一定就好過麼？我不知道，姐姐三天兩早的不舒服，是爲甚麼？我若真不知道，姐姐不白白的在我身上用了心？姐姐難過了，可以

折磨我：我難過了，折磨誰去？不要說姐姐心裏，並不真恨我；就讓真恨我，恨我不死，也該替我想一想呵！（拉過曼珍的手來）

曼（掙開手。）讓我想甚麼？

寶 好個姐姐！也很够我受的了！三四年不見，好容易見一回面，姐姐一句溫和的話也不說，連個好臉兒都沒讓人看過。雖說是恨我，也不至於這樣。況且姐姐恨我甚麼？若說現在我得罪了姐姐，姐姐整天和我嘔氣，可是我知道是爲甚麼呀？若因爲從前——那我爲姐姐的原故，三年多未曾回家；在外邊的人，客中的況味，姐姐也體會不出麼？況且那時候我還是個孩子呢。好容易回來，百年不遇的，又當上姐姐在這裏，過幾天我又要走

，走了不定甚麼時候才回來，回來又不定再見得着姐姐見不着，就讓我從前有天大的不好，姐姐也當原諒我了！我這個家，姐姐還不明白，除了姑母以外，誰不是恨我不死？姑母也是滿心的難過，我有甚麼委曲，怎好去對她老人家說？姐姐又不讓我說話，如果姐姐設身處地的替我想一想，姐姐將要怎樣愛我呢？姐姐只管說我欺負你，我甚麼時候欺負過人？一到家父親就替我定親事，我心裏想，定了旁人，再想着姐姐，是對不住人家；不想到，就是對不住姐姐了。所以我才要走。姐姐要知道，這一次再走了，我就永遠沒有家了！我們也就永遠不能再見了！

曼（張着淚眼，看着寶樸，聽他說到這裏，截住。）你不要再說了！我都明白！

寶 姐姐更要明白，我是個飄流不定的身子，姐姐又是人家的人，我們不能長在一起撕守着。我豈不願意和姐姐仍舊像當年似的那樣的好？必要讓姐姐恨極了我，也是爲以後我們別離，姐姐好不想着我難過。姐姐不明白我的心思！我的心都爲姐姐用碎了！

曼 這些我也都明白。我只埋怨我自己命薄！就讓你對我不寒心，以後你離開家，也不必再想着這裏還有一個薄命的姐姐！（哽咽着哭）

寶 姐姐！那就不要再哭了！

曼 （奪過寶樸的手帕來，自己拭淚，整衣，用手理髮。）不哭了！哭甚麼！人也不值錢，淚也不值錢，哭甚麼！（扔下手帕，向後一仰。）唉！

寶 （扶曼珍坐好了。）人生一世，也不過是恨

死人，哭死自己！姐姐放開了心罷！

（靈筠是一位風韻的婦人，淡粧素飾，面色自然的帶幾分憂勞的情況。攜綃影從左邊上。綃影拿着茶壺和酒瓶，兩人慢慢走來。）

曼 （推開寶樸，起來迎上去。）姨媽！

寶 （立起向綃影，）酒拿來了嗎？

綃 （舉起酒瓶子給寶樸看，遞過去。）喝罷！

（茶壺放在棹上。）

靈 （向寶樸。）你又和你姐姐鬧甚麼氣了？

寶 （接着酒瓶。）并沒鬧氣。（勉强的笑。開酒瓶。）

靈 我聽見大姑娘說，你們又鬧起來，我才過來看看。

曼 （勉強笑着。）我嫌他大熱的天往外跑去！

綃 （看着曼珍。）人家好心好意的替你拿了藥

來，倒惹起你一大片反面理來，你告訴姨媽，讓我姨媽評一評，誰對誰不對。

曼 你少跟着我們胡鬧呵！小孩子家！

靈 姐妹們在一起和和氣氣的，誰有不是，都互相原諒着些。（向寶樸。）你姐姐在這里可住得了幾天？你又長在外邊。好容易見一面，還不親熱着些！以後見不着了，各人也留下點想頭！（向曼珍。）珍姑娘也少理你弟弟，他在外邊這幾年，一點也沒改，還是有些孩子氣。你只當是從前小時在一起才好。和他要講規矩，是白生氣。來不及了！

曼 （回過頭去。）我不也還是孩孩氣氣的！（抬頭看寶樸，寶樸含淚正看着她，於是急又低下頭去。）

靈 （向寶樸）你父親找你，快去吧！

婿 火

寶 又作甚麼？（放下酒瓶，拾起簾上的長衫來，披在身上。）

靈 你去就知道。

寶 （結着衣鈕扣，向左邊走。）你們不要喝我的酒。（自言自語。）我也不犯了甚麼罪，一天提審個三四回！（走下。）

曼 姨媽坐下歇歇！（自己先坐下，拿起衣裳來作。）

靈 （坐下。）這里倒還涼快。

曼 舅舅找寶樸去，有甚麼事？（綉影坐下，拿着酒瓶要向茶碗倒。）你還要學喝酒？（綉影放下瓶子。）

靈 大約是爲他的親事。——這也是多事，作父母的替兒女想到了就是了。他不願意，也可以不管的。孩子三四年不回家，回家還不讓

他好好的安幾天，他們也不是打算怎麼着！也沒見過賓樸這樣牛心孩子！

曼 我看賓樸未必一定不願意，不過想着得一個投心合意的人就是了。

靈 是的呀！孩子大了，替他硬作主張還成？那天他說在外邊想家裏的人，說得我怪難過的。家裏照這樣的待遇他，恐怕他再出去，就要永遠不想家了！從前你們小姊妹中間，我最愛的就是他和你，還有你大姨母那兩個表妹；現在他們姐妹，死的死了，嫁的也守寡了，讓人替他們傷心。賓樸也沒有着落，倒是你比他們還算好一點。唉！作人家的媳婦，也就夠爲難的了，你又多災多病的！（傷感狀。）

曼 （勉強的笑着。）我倒沒甚麼病，就是整天的

覺着不痛快呢！

綽 嫂子說她自己怕活不到明年了！

靈 哎喲！——年輕的人，千萬可不要說這個短命鬼話！

曼 （停針，向綽影。）你又多說話！（拾起掉上的扇子。）你表哥忘了帶扇子出去，你替他送去吧。看他說完了話沒有，就說姨媽叫他，讓他過來。（綽影接過扇子，跑下去。）

靈 （目送綽影走了。）好個聰明孩子！

曼 姨媽看她比我怎樣？

靈 （想了想。）比你小時莊重些，比你現在活潑些。

曼 可以作賓樸的媳婦不？（微笑）

靈 你有這樣的意思麼？

曼 不過是這麼想着，我作不了主張。她哥哥倒

是很器重寶樸的，就怕寶樸不願意。

靈 她帶的金練子，不是寶樸送她的麼？看起來寶樸也未必沒有心思。

曼 這個小孩子的意思怎樣，等找背着人問問她！

靈 試着看罷！我也問問寶樸。

曼 那不是他們兩個人來了！（向左邊望着。）  
媽媽，你看不活像一對小夫妻麼？

（寶樸和綉影一同從左邊上來，綉影替寶樸拿着長衫，一手挽着寶樸的臂。寶樸搖着扇子。）

綉 你替我倒酒喝呵！不要管我嫂子願意不願意！

寶 好吧！（走到席上，悶悶的坐下，把酒先倒一碗，送與綉影。自己又倒一碗，喝着。

）影妹妹喝罷！

綉（扔下長衫，一仰頭，喝下一大口去，拿着碗）再替我倒上些！

寶（自己喝完了一碗，先斟上，又替綉影斟上）你先喝完了這一碗！

曼（搶過瓶子來。）先別喝了！

靈（向寶樸。）你父親對你說甚麼了？

寶（搖搖頭，放下酒瓶。）沒有說甚麼。姐姐！讓我們喝罷！

曼 不能讓你喝！你教小孩子喝酒！

綉（喝着笑着。）他不教我，我也會，和凉水一樣的東西。

靈 大熱的天，少喝罷！（向寶樸。）你父親還在前邊麼？

寶 在那生我的氣呢！

靈 (向曼珍使眼色，立起。)我到前邊看看。(

向左邊走下。)

曼 (拿酒瓶送賓樸。)喝罷！妹妹不要再喝了！

賓 (又斟一碗，另斟一碗送曼珍。)姐姐也喝一

碗！(向綽影。)影妹妹再去拿一瓶來，這不

够喝的。(喝着很苦惱的。)

綽 娘子要不喝就够了。(放下空碗。)

曼 你再拿一瓶來罷！順手拿過這衣裳去，今天

不作了。(捲起作完的衣裳，讓綽影抱着。

綽影下。曼珍拿起酒碗，放在唇邊仔細的端

詳賓樸)。你怎麼了？你怎麼這樣難堪！(很

驚異他的情狀。)

賓 姐姐，明天我走了！(悲聲。放下酒碗。)我

們要永遠不再見了！

曼 (半晌不語，放下酒碗。)你走？你走罷！再

在這樣家裏住着，恐怕折磨壞了你！我……

我也沒有法子！沒有什麼好東西送你，紀念

我們的永決！(哭着，回頭打開自己的頭髮

。)你不是愛我的頭髮長得好麼？(拿起簾

上的剪刀，就要剪頭髮。賓樸搶上來抱着她

奪剪刀。)你讓我剪下來送你！

賓 (奪過剪刀。)這是何苦來？

曼 (哭着。)我還要長着這，好頭髮幹什麼！

賓 (跪坐在曼珍身旁。把剪子丟在簾上。)姐

姐！

曼 (看着賓樸的臉。)你很埋怨我麼？這些日期

我也沒有說一句溫和話讓你聽，也沒有讓你

看見過一個好臉兒！今天你要走了，我還顧

忌得什麼！(推開賓樸。)你先替我挽上頭髮

！我們喝酒，今天我們先樂一樂！我也不哭



了，你也不許再哭！（拿手帕拭淚。）

賓（轉身跪到曼珍背後，拭眼淚；用手理順曼珍的頭髮。）姐姐說得是。我不會梳這樣的頭呢？又沒個梳子！

曼就梳個辮子罷！（拿起賓喝剩的半碗酒一口喝乾了。又拿起自己那一碗來，回手送賓。剩下一口，一面梳着頭。剩下半碗，曼珍又喝乾了。便把瓶裏的酒都倒出來，回手送賓喝。）快梳！

賓（喝了兩口酒，梳完了頭。）得了！（附在曼珍肩上，兩手向她懷裏一放。）

曼（喝了幾口酒，把剩酒送賓。）你都喝了罷！（賓一口都喝了。曼珍把酒碗向地下一拋，仰面看賓。）我若梳辮子比梳頭更好看！（側過頭去向後看，兩手撫着賓的兩

手。慢慢的低頭，把臉偎在曼珍臉上，不自然的笑聲。）姐姐！（曼珍微微一笑，慢慢的低下頭去。）

（綃影拿着酒瓶走來，立在左場邊。看他們那種神情，不覺出了神；酒瓶從手裏掉下來，三人同吃一驚。）

（幕落）

冷箭

朱大彬

(一)

冷箭的利鏃呀，

僅僅不要射透

我們的胸膈，

雖然色素已消失的心葉，

終會染成櫻實一般的顏色。

(二)

我咽下了一粒「苦痛」的果實，

皺着眉頭咽下了。

不平啊！

我竟自咽下了！

(三)

夏娃受了惡蛇的欺騙，

亞當徇了夏娃的愛情，

他們先後都吞下了智識之果。

我受了誰的欺啊？

到底徇了甚麼？——

我只是爲食「苦痛」的果實，

竟自食了「苦痛」之果。

(四)

『上帝是仁慈的創造者，』

這話我確實不信。

上帝製造人類的工作，

只是他無事時的一椿遊戲。

(五)

幸運啊！

他還感到好玩，

順手給放在地球上了。

却沒有像那人類中的小孩，  
常常砸破他自己所玩厭了的玩具。

(六)

一樁殘酷的遊戲，  
還沒有玩得厭煩，  
只因人類的擾擾，  
還覺得有點可觀。

(七)

『吃下了橘子的核，  
頭上將要長出同樣一棵小樹。』  
依稀記得在幼時，  
曾被這話恐嚇而啼哭。

(八)

我已吃下「苦痛」的果實，  
連皮帶核都咽下，

頭上雖未長出小樹來，  
心裏却已發出嫩芽。

(九)

沉香紫色的葡萄，  
梳子黃色的枇杷，  
青皂莢似的香蕉，  
只能暫時甜甜我們的舌頭和齒牙。

(十)

快下點「快樂」的種子，  
在高亢的平原  
留給後來者去收成，  
雖然我們已經趕不及去。

(十一)

或者前人遭了同樣的悲哀，  
也起了同樣的感想，

早替我們下了「快樂」的種子，  
只還沒有成長。

(十二)

別人種的縱可以喫着，  
總不及吃自己種的甜香；  
時時勤去灌溉，  
或者還趕得及成熟的將來，

(十三)

希望的嫩芽尚在勃勃地向上，  
同時失望的悲哀也還兀自存在；  
掩滅了心中的悲哀，  
希望的嫩芽尚須我們去灌溉。

(十四)

我們吃不着自己種的果實，  
還在等着吃前人替我們種的；

「苦痛」的果實已經咽下不少，  
也是前人替我們種的。

(十五)

一株薔薇挺着他的梗兒，  
四圍有亂草圍住，  
惹出一陣亂烘烘的笑聲：

「瞧啊！

這是藝術家的態度！」

(十六)

亂草常有糞汁澆着，  
對於他們自然是最適宜的養料；  
可憐薔薇也沒在其中，  
還要忍受亂草的訕笑。

(一七)

日光猛烈地燒啊，

薔薇的瓣兒將焦灼了；

糞汁的薰蒸，

梗上的花兒奄奄下垂了。

(十八)

農人走到長亂草的爛泥旁，

怪那薔薇奄奄垂斃，

不能替他點綴園林；

這是怎樣的可恨！

犁鋤的光芒在伊身旁微微閃爍。

(十九)

他只痛恨薔薇的奄萎，

却不曾想起：

爲那可憐的花兒，

搭架遮陰的涼棚；

換去那糞汁，

燴 火

飲他點清水。

(二十)

負着他們的希望，

揮着他們的斧頭，

一旦希望跌下來粉碎了，

未完的工作也半途拋開。

(二十一)

我步着前行者的足印，

在爛濕的泥坑的道上，

誰不是這般地走？

(二十二)

閉着你的嘴唇，

莫要咬緊你的牙齒，

張開你的嘴兒微笑一笑，

莫要鼻子裏也哼出聲音。

(二三)

劃燃了一根火柴，  
一絲絲的輕烟繫在尖端；  
一間房子着了火，  
蓬蓬地冒出一簇簇的黑煙。

(二四)

一根火柴賜給我們光明，  
當牠點燃了室裏油燈的燈心；  
一根火柴殺死多少人的性命。  
當牠點着了疆場上地雷的導線。

(二五)

這許多灰白的麵粉，  
這許多亮綠的葡萄，  
然而——

麵包的碎屑我一塊也未嘗着，

葡萄酒的一滴也未曾沾溼我的嘴唇。

(二六)

學盡了人們的醜態，  
倒得了人的喜歡；  
「伶俐的猴兒！  
聰明的小動物呀！

(二七)

榮譽的贊辭，  
更添了猴子的得意；  
猴子的得意，  
猴類的恥辱啊！

(二八)

農人嘴裏叭嗚的呼聲，  
手裏鞭絲的脆響，  
總喝不掉大黃水牛的疲倦。

(二一九)

才提起污泥的一脚，  
一曲脛又陷入泥坑。  
後面留下了深深的蹄痕，  
參差不齊地排列在。

(三二〇)

取之不盡的自然的食料，  
何用依依地吝惜？  
不過是坡上青青的亂草，  
何須屢屢回到口裏重嚼？

(三二一)

穗兒密密地排列在田裏時，  
牛兒拴在污暗的欄裏了；  
鍋裏的飯香噴騰時，  
人們圍坐桌旁嘻嘻地笑了。

(未完)

一九二三，三，二八。

燴 火

# 中國大學日刊

總發行所

北京中國大學講義室內

代售處

中大消費社 中大號房

報告本校的新聞，  
及一切改革的事實，  
而亦多載論文講  
演，及譯述的學術  
等文學。

▲每日出版

▲每期銅元一枚

▲每月郵寄銅元四十二枚

## 愛與憎

雪兒同黑兒都很淘氣，大概與他們的小主人同化了。張家的孩子常常帶着這兩個小東西到處混跑。黑兒頸上拴着一排小銅鈴兒，兩隻後腿，一陣亂踢，鈴聲夾在腳步聲中，唱着無協律的調子，滴滴答答，叮叮噹噹的響着。雪兒只在他小主人腳後跟一步一步的挪移；四隻足同他的頸上一樣緘默。他的小主人很不喜歡他；所以在他的前主人面前，也不像黑兒那樣興奮。一放開四腿快跑，或者用前腿玩弄小主人的衣襟，去討小主人的歡喜。只有看見老鼠在前面偷偷的爬行，纔能發刺激起冷漠的腦筋，重新得着他的生命。

雪兒在廚房裏發現黑兒在偷吃大塊肥豬肉，我們大概都知道：雪兒所喜歡的，除了牛肉和魚，更沒有甚麼。但是他爲懲罰黑兒的做賊，於是

就跳着去搶，他的膽大，竟忘掉了他的能力。終於被黑兒咬着他的耳朵，像咬死了一個老鼠從老鼠頸腔裏流出來的鮮血般紅了在地上；雪兒嗚嗚的叫了，比口裏拖着老鼠時的呼聲，從墜子裏噴出來的聲調，還聽得響亮而顫抖。張家的孩子聽着慘惻的叫聲走來了，現在竟動了他憐憫的情感，換去他平時的厭惡心。他撫看雪兒身上天鵝絨的柔毛，凝視着他圓溜溜的閃閃發光的雙瞳，……「雪兒！可憐的小東西啊！」他這樣想了。

夜之神趕跑了白晝。張家的孩子擁着淺藍的被單呼呼的沈睡了。雪白的帳篷上，沾着很多的塵沙，遠遠看去，便成了淺灰的方塊，淡黃的圓形，或是深黑的斑點了。夢之神引着牀上的孩子的視線直達到帳頂上。他初看去，方，點，三角



，圓形都還極清定的雜列在帳頂上。凝視！再凝視，顏色也漸漸糅合了，形體也漸漸的團結了。帳頂上，只看着幾大塊深灰色，緩緩的向着他的身體移動。唉！不好了！幾個大灰色的老鼠，露出他尖刃的利齒，爭着向他的臉和手亂噬……『汪汪！汪汪！』他終於從夢裏痛極而叫醒了。這時他覺得一個絨團似的東西，挨近他的臉上。『這不至於是老鼠罷？』……但

## 寂寞

當夕陽西墜的時候，血般紅的光輝，從密叢叢的樹林子射透過來之團團地樹影，加雜着幾條細絲般的光線；映照在一個雪白的石碑上。

伊只是滿心的煩惱，靠在石碑的旁邊；深深地垂下頭去，苦苦地思索。有時，拿起竹簫來，續續斷斷地吹她那種悲哀的調子；在她簫聲所接

是兩股微光在黑暗裏閃爍，終於證明他是那可憐的雪兒。

『汪！汪！汪！』黑兒的狂叫從空氣中傳達到他耳裏。當這樣的寂寞。與恐怖時，這『汪汪』的幾聲實在是他惟一的慰安了。

他在牀上摸索到雪兒茸茸的龐兒，伸着身子，嘴漸漸接近了雪兒的小腮。

大綱一九二三，五，十三。

曹智官

觸的地方，一切的全含著一種冷寂，——恐怖的現象。

黑暗仍是緊緊地澎漲他的勢力；一片美麗的落霞，剎那間，變作黑紫般的色彩，這宇宙間一切的事物，似乎全含著一種慘淡的氣象了。晚風呼呼的吹起，簫聲分外更覺得清晰；一陣烏鴉的

啼叫聲，緊接着一陣長痛的嘆息聲

人生便這般的寂寞嗎

——便這般常久的寂寞嗎？

回聲，或者是伊的詞情的人兒；在她嘆息的句子發出之後，隱隱地又聽見一句，……這般常久的寂寞嗎？但是，這又不由得引起一段往事；兩年前，母親所講的『山頭小兒哭』的事情；使她不得不仔細的幻想呵。母親呵，你是月亮，我是小兒；每個夜裏，我總盼望你亮晶晶地照着我們呵。仁慈的母親！山頭上的冷風，過於大了，小孩子受不過這般強烈的激刺了；母親呵，挽救吧！挽救你的孩子吧！

暖！在這黑暗的圈子裏，一切一切的全使我

們迷茫呵！

本來是一條小河，河水潺潺地流着；但是我

耳裏所聽見的，總是澎湃的濤聲；母親，這不是你說的湘江的景況？小河，——我就把她當作湘江吧。

母親，那是高山的深處？我願尋得一個寂靜的山谷，跳下去，在那裏唱我的悲哀之歌；吹起我那枯寂的調子。我的歌聲，——我的調子，沖破了這活潑的大自然界；吻着這宇宙間所有的細微的東西：一瓣落花，一枝枯葉，一顆水珠，……完全含着歌聲的痕跡了；人們呵，宇宙間寂寞的人們呵，我們一起來同聲落淚吧。

禁不著的思潮，又湧起；腦海裏只是充滿了無限的悲觀，對着滿天的繁星，又想起五歲的小弟弟了。

家園仍然如故，桃花依舊笑春風；我的弟弟，你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沒有姊妹，——更沒有

哥哥；那麼，爲什麼又要失去弟弟？上帝呵，我只是天地間的孤獨者呵！

我總不能忘，——簾籬架下，我吹簫，你拍球；月光如水地照着，——是三月的望日。在那時候，我的簫聲，怎樣的清脆，——怎樣的幽雅？到現在，腦筋變了，心兒變了；簫聲，——也變了。

舊跡，全不敢提起；一提起，便心酸！只是滿腹的哭聲，多少淚珠兒，總不敢發散；母親，衰老的母親呵！你的孩子，還是懽懽喜喜地呢。

其實，情人的樣子，早已牢牢的印在我腦海裏；但是，情人的踪跡，永久的找不到了呵！在月色瀰漫的花園裏，我們松林密語，戀着夜景，怎樣的快活？到現在，偏偏不許有同心的伴侶；他只是套在惡家庭的圈子裏，我呢？……

汽笛一鳴，愛人遠去；紅的花，綠的葉——就這般的配起來。樂聲奏了，哭聲起了；一對淚人，便永久的長相思吧！

我的簫聲，總這樣續續斷斷的吹吧；驚破了愛人的耳鼓，來安慰我的心靈兒。人們呵，寬恕吧！我的腦海碎了。

一九二三，五，五，於北京。



# 文——信札——在石景山

## 第一封信

悲哀是一塊石頭，他壓倒孤獨的人。但是——兩個人就容易負擔了他走路。

——Haiti 的童話。

唯一的弟弟，吾愛！

今天下午一點左右我就到了石景山車站了！是十一點在西直門開的車載來的。到站的時候，接我的某君正好遇到。因為他昨天曾接到韻裳君信。

這次出行，自然有些無聊的原因在內，但決不是全然為此；我早想出來一玩的。

住的地方離車站有半里地的光景，是這樣一個新環境：空敞，不甚清潔而有秩序的一個大的院宇，我住的南房——一列五間的最東頭的一間

。鄉味的窗子是開了的，可以看見一個山角。

居停某兄，是一年的相識者。

車行途中我遠望見西山——蔚藍的天空作了背景，白雲浮動在上邊，顯得山，雲，同天的界限倒也還分明。山呢？落花生是種在沙地的，收穫的時候，要用篩子羅澄，剩餘的漏下的土，高低前後不平着：這便是個山的縮形了。所多的只是那黃的，紫的，紅的：色調的風味罷了！近，近看的山，正是黃草蓋了高岡。

放下什物以後，我們曾到河灘上散了一會步。——往居處來的途中，我看見南邊一道適中的青白的大理石的路，這就是我下午三時散步的河干了。岸上留着很深的浪迹；水淺，我們因得來到岸下，岸下只是些不貼布的銀沙，日光映的使

他用細粒的黃金稜般的光反抗。

他告訴我：『夏天我常倒臥在沙土上，——原來倒下再看河身是一條直的線般的白帶……：——』——我想，我想啓了光了腳鴨，倒在河邊泥中看輪船的人兒了！——唉！虛幻的美夢，醒後的人兒認識他騙了自己呀！

如今，我依然是被悲哀壓住的孤獨者了！

所足現於眼簾的，祇是由手杖所產出，被沙面所托着的『健——弟……』

我迷信着精神，我迷信着飛渡的靈魂，我相信眼底總有個伏在案上抄筆記的愛弟，我相信總有個微笑斜目我的情人在我心房永住！……山野較城市多些煖意，太陽的光中，沙金的反映，駱駝慢妥渡橋的鈴聲：此中，雖則在羣衆裏，我依然感到孤獨的悲哀了！心房，眼底與靈魂通

燭 火

交的你呀，祇從沙面的字畫上壓驅我更近生於悲哀的孤獨罷了！

我自然感謝——不——我自然樂歌那：從黑暗的不測中指導着我的生命的羣星中之一粒，（飛鳥集一四二意。）但，他爲什麼竟離開我呢？

出行之前，我還甘美的夢着：弟弟不會同我別離的，天教他常住在我的心房了！某兄喚醒了我的自欺，熱淚淌在夢後，唉，夢後哇！

我愛鄉間，我愛自然，我喜愜平日向往的一切；可是，這個愛與喜愜告訴我：『你失了更重要的了！』

親睜着幻想之國裏的鮮花以後的滋味呀！——這是我今天最大的所得！

明天去什麼地方還不定，此地郵政不十分便利，大概要併一兩天的游況來報告你。你且靜些

一一三

罷！

「我很希望把你的信在大野來高聲的當詩歌唱！」——馮君培的來函。

我跳，高躍，不能已的微笑，……三，三的信給了我這些。我默誦着，一遍又一遍的默誦着；心教這默誦感擊得微痛了呢。

『我所企求於你的多呀！』——我曾如此呼喚了！

其實，如果有人向我說：誰像運命似的推你在生命之流中長涉着？我一定改訂了太戈爾的答語說：我的弟弟，我的弟弟；我的弟弟在推我且領我；在我身後復在我身前。

我，拙笨的我，實沒法表現你對我的力，——只得改了開始（新月集）說：

『你正是我的慾望，同慾望一樣藏在我心

裏；……

你和我的神同龕，我禮拜他時便在禮拜你

。你住在我一切的希望與愛裏，——我的生命裏；

我的心開着，你如一團香氣圍繞着他飛揚

。愛人兒！你本在世界的生命之流中，却停

泊在我心房；

你本屬於一切，管有一切，却單屬於我，管有我。

我的生命呀！當我抱了你時，是在我的細腕裏！』

我總覺得我企求於你的多呀！

『你要變成一股清風摸着我；

我洗浴時，你要變成波紋，——把我吻了再吻。

我要在大風雨之寂夜聽你悄悄的話，

你的笑聲要同電光一樣，閃進了我心！

你須躺在我的胸上，在我睡在月光迷離之

夜時；

你要聽我企求；常在的睡人裏，住我在心

裏，藏在我靈魂裏。

——新月告終（意）。

是的，『還我債罷！』原是個粗心的警言，

原是不妥諧的；我所企求面須興奮的呼喊的是；

『請還我那飛懸的心！』

『神明在匆匆中，僅吐些連綿不斷的失望之

涎沫，——沒教我大哭過在任何次。』

（你來的信。）

燭 火

早先是如此，現在還是如此的——

『如果我們能痛哭，哭後便有了慰適了！

如果我們能暢笑，笑後便有淚了！君培呀

！這都是我們所不能得的。

只要我們能得同哭的伴侶便好了，——只

要我們能得將我們的哭聲聽到心裏的便好

了，——聽到耳裏便好了，——不譏笑我

們便好了——都不可能。

然而也還不要緊，只是我們哭都不能出聲

呢！……』

——去夏給馮君培信，寫日志，據

他註收期爲二二，七，二。——

✻ ✻ ✻ ✻

昨天夜晚寫到此地，循了朋友的老例睡了；

今辰晚起，起後用飯又喧擾着客氣了長的時間，

一一五

所以未寫。飯後想去戒壇寺，因路遠，怕要明天去了，方才上了一次鬼子山。

這是一個土岡，距村有二里地，祇是些黃草與叢枝。志強力弱的人總會得些悲哀的。在半山坡上我們須休息一下，——燒過的黑色的草根，作了特殊的斑紋與地衣；也有些風致。在半山頭立着，頗嘗着些秋意，太陽藏在雲裏，濛籠迷離的發些渾然的白光，西北方遠一些的土山，都現銀色，猶如晨景。

今天的晨景雖則教睡眠辜負了，却也趕了個末尾！原來太陽下的山是黃色，而雲裏映的太陽所映出的山却是白色了。

山上所看見的平原，是一個美的圖案，清楚的田圃畦界間，稀疏的零落不成行的枝柳，——『風聲如此大呢？』『那裏，那是河流呵。』我

這才知道誤聽河聲作風聲——

山上所見的河不是整的，祇是地上的幾條深色的帶子罷了；水裏那寬廣的沙島，却是紙的白色呢。今日所聽的水聲，真像極了風了，可是昨夜却正相反——昨天七點半以後，我們要去喝一些傍晚的河干風，去了河邊，下了岸，某君倒在沙面，我們聽得的是：不斷的，如一的，浩蕩的穩流之聲。此時看山，全然沒有遠近高低了，祇是天雲與最高的分界處還清楚。

雖則現在還是如此的，不過這「還」却不是全稱的了——

讓我飲了你那心杯之中的酒罷，吾愛！

在別人的杯裏，我將得不到那酒的騰跳的泡沫，我心將如死灰似的，惹不起共鳴。

如此改了太戈爾先生的名句，便正好來寫我



的需求於弟弟了！

這真是可以使我心安神定的語言，這真是可以使我驕傲的我的神明的告誡：『對你的小弟弟流着淚，爲你的小弟弟而哭出來罷！』——我跳，高躍，不能已的微笑，……。

將我的哭聽到心裏的弟弟，和我共鳴的愛人兒呀！你？我想也是如此的，唉，答應了罷！請不要單把失望融化在你自己的肚與週身，請不要使失望散去如輕煙放在大空。你的奴隸又是你的主宰的人兒想着承接些這個呢！請不要單化你托了我的船的水，讓我喝這水到心房哪！——你好如大地，載了我，我也在踐着你。但無論如何不要教我們分離。我的神明！我的孩子！

我此刻安靜些了，不像昨晚那樣的失侶了。這大約是：走山的疲倦使我停止了相思，筆底的

長談使你復立在我身邊！

是的，這又是我們的一個共感呢！我常常想：弟弟是還年青呢，不要教可恐怖的苦難負擔的悲哀之網幕了他的心，行與這個想原是個矛盾。我想：雖則人們氣憤了我的弟弟，我却是要使弟弟不氣憤的；我不看着弟弟哭，請告訴我他們的言語來讓我寬解弟弟罷。但我也想：還是不說罷，復述將更傷了他的心。——常常，這樣一條歧路的殊途放在眼前。

……

拙笨的哥哥是如此的一個弱者，只有這樣一句話勉勵誇獎你——『我愛你』！——山中不知道日子，一個微陰的午後完此。

第二封信

我到此昨天是第二天。——上午遊完回來，有一封長信給你報述的。下午五點的光景，細碎的落了些雨；雨中，我們却還在河干走了走。細雨緩沙，原沒有什麼偉迹，只覺得變了深些的色調罷了。

原定規在今天到戒壇寺，明天回來，——呵！那可怕的黃風怕不能把我們活活的掩埋了呢。

昨夜河流急了許多；有好些時，使我感到火車將近耳的味。城市的此刻是冬餘；山野的清寥的雨之寔夜所表徵的反是秋意呢。深夜醒時，我知道有了風，但爲預備一個長途的奔波，便沒留心的重睡去了。晨時醒來，我如臥在沙土裏了。直到此刻沒息，書棹滿滿的厚厚的加了一層黃氈！沒法好一點的寫，如此潦草的報告了！

親愛的！你也感得哥哥所感着的風聲與土味

了嗎？

——你所知道的。

### 第三封信

相思被疲乏所驅逐，——愉快却重溫了那  
慰人的苦味之夢。

唯一的神明，親愛的孩子！

黃風全然靜止了，在昨夜裏。——在昨天晝間，我讀完了一冊安那斯瑪，這就是愛羅先珂所講的一個被詛咒者。夜間讀完了王爾德介紹；還沒讀獄中記。你看完嗎？近代美術思維未完的幾章也補完了。

十九世紀世界有三個人，被人呼作「不要臉的。」一個是自由詩人亞倫波，一個是意大利官能派肉的文學家但能覺，另外的那個便是王爾德先生了。

是的，王爾德的思想是有如此大的力量與影響。然而我依然是反對的！自然這話說來太長，在此地我止能給你一個笑話——昨天我在那說：

王爾德自己竭力實行他的唯美論，但是，「……面龐上種種的稜也都變了，……泡和血，不絕的從他口中吐出……」時的王爾德詩人的美，怕沒人能賞鑑而且認識了罷？怕都同洛士似的在覺得可怕了罷？那麼請注意：一個人的死亡，正可以象徵了人類的末運哪！——詩人的麗句與美文，真使我拜倒。但是幻夢之花，也正是一朵水中鏡裏的花呢！

昨天悶了一天，今天却不讓過了！

到青山的時間還早，從南邊上去，在東北角下來的。四望中的山，原沒什麼的，只是有些富貴氣罷了！——全然改爲金黃色了。柳樹從枝上

表示他的生意，竭力的伸，伸，像是對天有什麼祈禱似的。——因了目前使我想及垂柳，哈，那倒是個媚人的乖呢。

從青山到天太山的路，被嚮導者給忘了！於是我們走了大家不問津的山路了！——弟弟要依了我的身邊來一同領略這黃金的平原與高岡，我們將如何的跳躍呢？這樣一個相思之夢，總隨了我在留連四野的目光裏。

下青山時不過正午，兩小時的山行，真使我疲倦的到了絕頂。雖則太陽依然在製作景物在他所能的力中，但是我止感得暖地行的苦了。枯銳的夾路的棗枝，細尖的石子所砌的路途，——我真沒勇氣了。

較寬的一塊平地在路上，那道旁石有兩尺多廣，不整的形狀，作了我的息椅，

沉迷的睡了；——弟弟不在我心際，就是這時呀！

掙扎的硬起身，全然不知道走些什麼地方；有些異樣的大的石使我頭腦清醒一些：那些石塊上的組織真是奇特極了；若是畫他，我看非請教幾何學畫法不可。白雪還有些存在山溝裏——我又喜懽的起了勁了。

就這樣的奔走着，真是象徵人生的盲目的奮鬥的好材料了！

哈！「佛！」——我們發見了天太山了哇。愉樂着走去。寬約三尺的山海，已全然沒了水，那石塊是從細層起，一直到廣寬約一尺大小的積着。都有些可觀了，美些的還伴了我的緩行送些微笑。

一坐弓形的橋，長有二丈多，灣的特別極了

。粉紅色的塗身使我批評了，但也還不惡。——「嘻！偶然的有些水呢！我爲什麼不携了弟弟站在這裏呢？怕他看了要給我一次解除這瘦苦的笑罷——」

又轉了半山，再高了些了：「佛，一佛字的影壁告訴我們那是雙泉寺。也好，進去逛逛罷，一個七十二歲的山東老者（後來他告訴我的。）很殷勤的招待着。廟內還清潔，喝了一些茶。——我想，想，……不知想什麼，……我若在此過暑；……再有——「夏天有房出賃嗎？——要多少錢？」唉！——我想，想，……依然瞭望着天太山，依了老者的告途，又轉了很高很繞的一個山道去了！

這路上我的思潮是什麼呢？——？

山，原來從上往下看是一塊一塊的平田砌着

的疊積，從下往上看，卻是一個山坡一個山坡的開了細道；——對面的遠山，反是許多細紋刻在黃的坡上。

『如果能——是，能禮拜六來，次日回去，可以逛了這兩個廟同山了，——我看看他們……你』天太山慈善寺的大門轉過去，很長的曲路上我說的。這個寺正動工，全然使我們失望，反在讚美簡單的雙泉寺了。

歸途行在石塊鋪的路上，四圍都是黃色高崗；近的路邊都是棠樹。大石的塊作了我休息的地方；我冥想，冥想我的身邊，——愉快，重溫了那苦味而慰人的甜夢！

離了山的勢力，重入了遠山的境國，東方多映了落照的光輝，西山却暗着：在沙土堆與黃金岡中歸來；——我冥想，冥想我身邊……！

燴 火

#### 第四封信

鄉間的安默，真是安默極了！尤其是昨天行的四圍山中的石鋪之廣路上；死般的沉寂，坟墓般的冷靜。——石堂上的冥想，冥想的身邊呵！

這信寫好，還沒發，今天又下雪了！真有趣，我來此都碰到了：第二天的雨，第三天的風，今天的細雪。——多一番風趣也好的，不過你再待的報告，我所夢的戒壇寺，却也要遲一天了。你靜待着罷！

今天禮拜六，我的想——已經來不及了，見面再告訴你罷。

——上午讀了獄中記之後。

#### 第五封信

我要自己給你立刻筆來，還一個字一個字的幫着你讀。

——新月郵差內句。

我的 s. h. 親愛的 y. b.

今天遊了石景山，比那天都快活多了。——

我沉默的望着白色的郊野，熱痛的憶着你了！唉，相思是個奇怪的果子，甜的引誘之後，却給你苦味了。但是今天稍好一些；我極想償了這秘密的債——見獄中記——，歸後定同……定實見了我今天所冥想的這是易的可能的；所以我重泳浮於夢之怪國裏，再嗅鮮香於幻想女神所執之花前。

禮拜三我將歸來。今天同今天以後的遊趣，我將在同時親告你。——看恕了哥哥的懶！其實是我心緒因京事而更亂故。

沙漠中，我待着……！

——三，十一。石景山旅次，手付。

有人問；爲什麼你將這幾封信公開，你的

朋友給你自己的信公開？那我不願回答，因爲只是我要如此做！雖然是給我的，也許是大家的呢！所以便也補在燭火上而了。

——仲剛——

## 山東時報

▼本報雖創立年餘但持論正大批評精透關於本省新聞尤爲詳備凡欲知山東之政治狀況及地方情形者不可不閱本報

|   |        |
|---|--------|
| 定 | 全年七元   |
| 價 | 半年三元五角 |
|   | 郵費在內   |

址地 濟南院後十二號

## 編輯餘談

我們付印這一期的時候，心形都感着舒服和高興，如一隻翱翔在五色雲端的飛鳥；但偶一回憶，三月前的第一期，唉，慚愧！

老年人常抑鬱的嘆嘆：『你們年青人絲毫沒有經驗呵！可憐！』我們相信這忠告，不過也不願泯沒自己的一得之見。所以我們想：我們年青人缺乏經驗，可是我們要慢慢求得經驗，經驗是高傲而不來理人的，因此我們便要虛心去同牠親近。少年人肯冒險去求些經驗，冒險是可貴的精神，所以我們願意去時時的嘗試，給自己尋到些甜味，同時也供獻些甜味給大家。

第一期出來之後，有許多具友誼的人，很是替我們慚愧。這種新異的音信，使我們感激得要流出淚來了！分外的高興，幸喜。因為如今會有

人肯將這些無識的青年人的工作，看做自己的工作，誠心實意的替我們分挑一點去慚愧了！

總之，第一期的不滿人意——便是自己也不好意思再翻讀一遍。可憐的缺乏經驗的青年，他們將從何處尋覓如碧澄的銅鏡呵！



我們很耳聞些讀者關於第一期的評論，便也不修改的錄在後面。冒險者的陳迹原和古蹟一樣的可貴呵！

『做品都嫌太冗長了！』

『做品都太幼稚，實在糟踏好紙！』

『全書僅只七十頁，便要賣二角，未免有賺

錢嫌疑！』

『印刷不甚精緻，且本子不如改小。』

『……………』  
我們有說不出來的感謝，他們誠懇，不戴假面具向着這些青年，好心來告誡。

我們慚愧的淚和感激的淚融合在一起；結果，便是勉力將第二期亂七八糟的暫先產出！

這一期怎樣，那我們要向讀抱者歉，恐怕比怕上期強不了許多。

我們時常感到這幾樣的困難：一；印刷費的籌措不容易；二；時間上的不充裕；三；要不斷的和惡劣的環境相撐持。——這是要請讀者諒解的！

並且，我們本計算每月出一次，但不幸事與願違，好在從前聲明過是不定期刊物，這時正好借來遮羞！

我們心裏的虛浮，如飄飄在模糊不明的烟霧

中，徘徊在斜徑歧錯的迷途上；我們待高聲呼救，然而也要自己不息的努力！

◎ ◎ ◎ ◎

又，第三期我們預算在八月前付印。內容可靠者，計有朱大柎君的長篇小說隱痛，本期末登之小說北歸，與冬夜草兒比較的評論，并續登未完之冷箭。趙景深君的小說靜穆，與讀繁星，柴霍甫的滑稽風格。李仲剛君的獨幕劇工人和學生。滕心華君的小說無聊人的一日。寇勞山君翻譯的一篇小說屠格涅甫的愛西亞。社員雜詩若干首。翻譯的作品還有幾篇。其餘創作尚有數篇。

第二期想比第一期略強些，第三期預料比第二期也稍強些，以後……………。我們想大家都願意同此一心罷！

我們雖然努力，怕也有力不如心時；所以非



常歡迎社外同志拿自己的創作或翻譯的作品寄給我們登。來！文藝是快慰一切的有雙翼的天使！文藝似一條光明坦途，前面蓄有無限的鮮妍的花！——這正是大家的事！

可憐我們只是幾個窮學生，也不敢說什麼金錢報酬，這要請投稿者鑒原的！——諒諸君也決不介意於此。好在將來我們能出到多少期，便將多少期的燭火給投稿諸君做小小的報酬。

來稿請寄至粉房琉璃街 五十號 李仲剛收便妥。

誰不是從含羞草一步一步的直挺起來呀！

仲剛

## 社員消息

現在本社又加入了九個社員；

王伯農 他加入在燭火第一期印行時，因為那

時燭火已經印就，所以社務報告裏沒有把他列入。

蹇勞山 最近由蹇先艾君介紹加入，他現已編譯了一篇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將來由曦社出單行本發表。

趙景深 由蹇先艾朱大柁二君介紹加入本社。

他是兒童文學的研究者，在天津編輯新民意報副刊——朝霞。這期載有他的詩和小說。

劉韻寰 燭火第一期的發行及印刷曾經他熱心的幫助，現在李仲剛君介紹他入社。

彭革陳 由朱大柁君介紹加入，他是外埠社員，現在住在南京。他是研究教育的，但是對於文學也有同量的興趣。

李良慶 他雖是協和醫學的學生，然而他的文學也很好，這期他編譯了一篇且卜舍人的英

雄。由塞先艾君介紹入社。

曹智官 塞先艾君介紹加入。他是中大附中的

學生，晨光中大日刊都常有他的詩。

朱白衡 朱大柵君介紹加入，他現在已經離開

北京回四川去了。他很願意在重慶爲曦社盡

力，關於發行及擴張等事。

章質夫 由塞先艾君介紹入社。

## 書報介紹

寂涼的文藝園地，如今綠芽居然生長出來

，而且叢鬱新鮮了，實在是我們可欣慰的事呵

！下面所介紹的，自然是就我們所知道的登載

，漏下的一定不少，這是很抱歉的遺恨。請隨

時照會好了。

小說月報 定價二角，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創造季刊 定價四角，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文學旬刊 定價全年六角。一由上海時事報館附

送；一由北京晨報附送。

創造週報 定價全年二元，上海泰東圖書局發

行。

詩 定價一角，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陽光月刊 定價三分，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虹蚊季刊 定價三角，天津直一中學出版部發

行。

灑灑月刊 定價一角五分，上海寶山路鴻興坊香

興里古今圖書館發行。

心潮 定價一角，南京玫瑰社發行。

淺草季刊 定價二角，上海江灣大學陳翔鶴轉。

清晨 定價三分，天津西門內鴨子王胡同許

世考轉。

草堂月刊 定價一角，成都指揮街百零四號葉宅

轉。

詩壇 定價二分，天津南市新民意報社轉錄

波社。

嫩綠旬刊 定價二分，上海南市吉祥弄七號樓建

南轉。

洞庭波 定價四分，長沙第一師範夢葦轉。

文藝週報 定價三枚，北京後門外 岔子胡同六

號。

詩學半月刊 定價二枚，北京平民大學張盜郵轉

時

湖光 定價十期五分，南昌第一師範學校湖

光社發行。

隨代之花週刊 定價二分，江西第一工業學校師

毅轉。

女星旬刊 定價二分，天津大經路五昌里女星社

燭 火

南風 廣東嶺南大學南風社發行。

發行。

# 歌謠

北大歌謠研究會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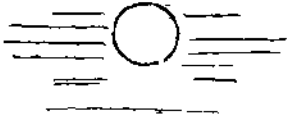
每禮拜隨北大日刊發行

內容：歌謠研究的文字，及民歌兒歌的選錄  
沈尹默，周作人先生寫稿，常惠先編輯

# 北京大學 日刊

最高學府之公報  
谷源瑞先生編輯

每份銅元一枚，每月一角七分；  
外省三角。地址，北大第一院。



# 學匯



北京國風日報副刊

景梅九先生總編輯

每月合訂一冊，定價大洋二角。

地址，即魏染胡同國風日報社。



# 代 售 處

北 京 天 津 南 京 蘇 州 燕 湖 保 定 武 昌 重 慶

商務印書館  
勸業場  
青雲閣

中華書局  
師大附中門房

新知書社  
新教育書社  
新民意報社  
中華書局

樂天書局

第一師範曉光社

省立第五中學劉果航  
君

育德中學書報販賣部

時中書社

省立第二女子師範

# 燭 火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燦  
社

印刷者 燕京印書局

總售處 北京西城中鐵匠胡同二十一號

定價 每冊 二角五分

郵費 每冊 一分五厘

## 廣 告 價 目

書底  
封面之陰  
全面  
半面

二十五元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壘六八〇一

